欒城集

響玉集序

當萬曆中葉制義綺靡姚孟長先生起而振以沉博絕麗之文都人士奉若圭臬恭讀鞠臆而具槃匜者咸以古文詞奉之已

先生讀書中秘為
國家典大制作都人士所恭讲
鞠膆而奉之者又不啻奉其
制舉義時也先生鉛槧搒次
如道元注水經無不貫穿周
西所云甘泉遺儀南宮舊事
畫地成圖抵掌可述今日實
惟一人而遺詞變化又非止
步前詰之高觀衢者曩奔州自
題以大海迴風而服膺于鱗

至推為峽眉天半然識者猶
以其摹古而棘未免優孟之
譏先生時與吾輩譚及意得
霧莞然曰吾筆端溉沫飛流
不自知歎瀾滋起若濟南奇
絕姑舍是而已蓋十餘年来
古文家纂積餖飣甚於萬曆
中葉制義之綺靡先生意或
有所諷也先生天才颺豎注
在京邸孜引後進幾於朝讀

書百篇夕見七十士而諧笑
諠譁不妨締思每見其鴻章
鉅搆於治安天人可攀提季
孟閒或游戲赫蹏亦似柟榴
斲藻於張生枯樹敷華於庾
子妄意蒼擘小璣借宗工三
寸皆堪照前後十二乘而或
遂謂先生垂條結繁所擷取
魏晉六朝之勝居多不知先
生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固以

賦家之心行高文典册之手而非建安黃初以下可探其芝醴之根源也和長輿目潘安仁云拙於用多先生則淮陰多益善矣王仲淹歷論

江左文士其云纖人之文碎夸人之文誕淺人之文捷詭人之文虛對先生如婢見大家形慙心死矣夫先生而藉魏晉六朝人為林府者乎先

生前刻清閟諸集讀者已作
多寶游茲特彙其所為古今
文紀暨詩餘頌善禱之言刻
而題曰響玉普文通雜體所
儗袁太尉泛舟篤有旧誼響玉

律句意取諸此先生以真品
正骨不容於時而養素丘園
台階虛位竊比田人歌頌之
義也然今
聖明和渥方當須上笏涘下筵

即祈年肅駕非先生誰為底
巡河觀維之績者伐木首章
言友聲而極諸神聽之和平
古君子居恒燕勞其父兄
誡勉其寅朋其登朝事主舉
可誦之宗廟而鏞之尊彝者
也先生今之司馬文正都人
士恭韡鞠膢以奉其文第以
其文哉旦晚入司機要而本
此以拜手颺言雖蒼璧小璣

為
天子英瓊璚瑤青玉案有餘矣若
曰是注澓酬應之所為作無
與於二雅三頌則請俟先生
鼎鉉業就戩穀釐宜与天保

諸什共奏諸靈臺辟雍之上
將有如季子觀樂審玉律而
定為治世之音者終和且平
其自此始梁溪馬世奇敬題
于澹寧居

吳郡周公魯著書

鬱玉集卷之一
目次
史序
擬
御製
神宗顯皇帝寶訓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後序 代作

辛酉河南鄉試錄後序 代作

響玉集卷之一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史序

擬

御製

神宗顯皇帝寶訓序

邇者

皇祖神宗顯皇帝實録告成行將藏之玉府與弘

璧琬琰共陳豐席矣其有
聖謨洋洋昭回聽矚或
天語傳宣或
奎章飛灑爰命儒臣輯爲
寶訓使奕世而下宛如陟降庭止以敦繼序亦
累朝故事也朕於抽繹之暇往往三致愾焉緬惟
我
皇祖席燕翼之基撫鴻圖之盛一時海寓號爲郅
隆紀綱悉飭政事修明即其享國綿遠茀祿純
嘏亦近世所希遘何
上天之篤祐也孜厥懿美若仁孝之德仰續重華
儉勤之風遠符文命遐邇同稱無容揚厲矣獨
其冲年嗣服而常以乾行之惕若敦蒙養之聖
功涵養收心親賢納忠見于
齋居屬對及牙牌所書十二事者已括盡古帝王
經世之要又因誦大寶箴謂人當以虛心處事

至哉
謨訓從來帝治之協和王道之蕩平皆原於此馴
至晚年雖庭議頗覺囂紛而政體終成寧謐蓋
嘗以於穆之忘言成並行之不悖說者謂
於穆清靜攝有類
肅皇然
世廟河魁在握常有風馳電掣之機而
皇祖天鏡孤懸獨操斗極是星樞之要如三正

五德互運而膺籙受符休明過曆其揆一也至
若國計之羸詘武備之弛振每煩旰食勤拊髀
即其一時封椿大盈之藏終爲他年投醪挾纊
之用而戎索未疆邊陲日駭嘗與後先輔臣咨
嗟太息凡古來儒將如諸葛亮杜預趙充國者
每徬徨追賞庶幾身親見之所以名臣輩出群
醜芟夷或成靈武之功或底玄菟之績禹甸載
闢於西川漢印終歸於南詔雖緊師武臣力之

雄實錄

宸猷膺慮之遠朕嚮在深宮嘗承
提命今披
誥誡宛遇羹墻昔唐世嗣王有讀貞觀政要竦慕
不能釋手者卒能削平多難為中興令主況於
覩光揚烈家學紹聞
皇祖濯濯之靈實藉此貽厥之謀與蘿圖並永繩
其

祖武以昌來裔非朕之任而誰任乎爰於裝潢之
後朝夕盥誦毋忘三復詩云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第恐
心源未接成憲空存而

皇祖之所以靖四方者與人俱往此又朕所為撫
卷躊躇惕息靡怠者也是為序

庚午順天鄉試録序

皇上御極之三年鄉國當論士前此

龍飛首歲已
臨軒策進士而賓興之典自茲歲昉也順天府臣
以考官請
上重厥事
命臣希孟暫輟
講幃涖之前者臣懇弗任此役惴惴謝免輔臣思
聖聽鉛槧素業豈難庸闕淫逸遂列名以請
臣官備典書方執一編以沃

上報可乃得與右諭德臣某其襄盛舉時府尹臣
某府丞臣某與御史臣某先期旁百執視遂事
加飭焉而御史臣某某于陬于外譏防唯謹臣
乃與同考試官臣某某等集督學御史臣某某
所遴選諸生暨六館諸曹之士凡六千餘人三
試之遵
旨取一百五十八名錄其文二十篇稍爲芟潤以
獻臣當颺言簡端臣惟周禮大司徒三年一比攷

其德行道藝鄉老及鄉大夫獻其書于王登于
天府至漢而始射策魏齊之間以班草對事華
實匹重矣嗣後笳工藻繪大雅浸微憂世君子
先以立言爲準於是王師旦抑翠微之頌歐陽
修聚馬首之譟以此保儓維濛不爲無補然而
文人之心製鳶而鳶刻鵠而鵠欲敗其後世之
訾訾者矯而爲虞夏之渾渾商瀕瀕周噩噩未
必不能而臣以爲非所急也臣所急者品與才

耳貢舉肇于唐一與計偕郡國守相陳俎豆備
管絃聚耆艾少長而觀焉自唐至今未始改也
然而唐書不嘗與刺乎鄉議決細人之筆行修
無長者之論喧競州府出入王公卽錚錚佼佼
豈曰無賢而置身在天在田之間頹然踈放想
亦今古同風也此猶猥屑一身耳進而策名甲
第號曰清流天衢皇路惟所迴翔卽勉而敦曾
史之行砥繇夷之操猶閨中粥粥謹身自淑以

事夫子五飲酒漿恐有任有不任敢詹詹自多乎今

皇上欲得人而用急於望歲臣耳目固陋且以文史之局自圍不能爲

皇上羅藪澤弋丘樊其浮湛中外韜精韞奇者蔑從而物色之而今從尺幅間恍惚揣摩思得眞士以報

天子何異望劍氣于星漢見孚尹旁達而辨其爲荆山之璞非精心而具物外之識者不能臣亦知因言攷人非必不可幾之事而學識恨未逮也況文與人有不必岐而自岐者漢相如賦上林武帝見之有凌雲氣太白千秋逸調亦人主所奇賞而文園供奉之外何處可置此兩人讀其文固知其人然知其人而又不得不愛其文此掄材之難因文以掄材又難之難也蔑論往事卽

昭代舉業之的然程世者無如臣鄉王文恪鏊瞿文懿景淳以古文調則臺閣謹嚴而爲宋文憲濂藝苑從横而爲李景文夢陽若夫諳習朝章明典掌故又必推鄭端簡曉雷司空禮此諸臣者出處進退雅有可觀若言乎

社稷倚重緩急尤賴又不盡以文章博雅著也今臣之所據者文耳摛而爲采凝而爲骨合觀之而成器庶幾見一班焉度其中必有可以備

皇上任使異日不至孤此榜而臣未敢一一許卽諸士亦未必能一一自許也而臣相士之法已殫矣然則宜柰何惟有三說於此下而爲諸士訓則曰甘澹泊以定其守也多讀書以廣其識也隨事練習以廓其能也上而爲

皇上祝則前此所謂合之而成器者大器而大用也小器而小用也卽無器堪擬而洪冶之中無廢物器其所不足器而後成其爲天也臣亦退

而自盟曰此諸士不遇臣等且依然與溱也今日剪之拂之者臣事也它日砥之礪之者亦臣責也昔唐貞元中陸贄爲考官得人最盛多天下名儒偉傑之士號龍虎榜而李絳韓愈皆預焉相業如絳文章節行如愈千古幾人而萃于一時葢贄之賢聲氣有以感之夫贄固臣鄉先喆也臣萬不敢望贄如絳如愈諸士勉乎哉謹序

庚午順天鄉試錄後序　代作

歲庚午天下當取士於鄉

上命臣某偕庶子臣某典京兆試事事竣臣循往例得申言簡末以臣老朽之樸簌無似襄此鉅典當始終勗杭弗稱任使是懇乃甫受事而瞿瞿然若震於其躬也既竣事而蘇蘇然似稍弛負擔者同事諸臣更相諗曰此今日臣等論士之終即

國家得士之始也果得其人而勳閥名誼輝映
本朝臣等縱不敢負人倫之鑒寧不竊其光華萬
一不得人卽
聖代寬大不問當年主者而薦茁之叢雜以惡草
吸其氣者不蚤用芟芟而令其蘧蘧誰執其咎
而臣廼幸其稍勉負擔者有三古語云上帝博
臨不殊下房故匹士之精愊有求斯獲況於煌
煌
聖主其呼翕肹蠻有不昭格蒼穹者乎
皇上之需才亟矣不必深宮夜告而清明在躬之
主念切思皇輾轉寤寐天必鑒之凡三光百靈
嶽神川后誰不代皇紘增弋借帝綱張羅者臣
等心目所及祇尺幅寸晷之內而
皇上淵默所攝握天人感應之樞況臣等廩廩夙
夜亦仰承
皇上之齋祓以默默與鬼神謀非啓與文章謀也

臣所仗一也昨夜夷肆壽百年掬觀雖烽銷之
後中外宴然而識者未敢言太平無事蟲之元
亨蹇之貞吉世道勖勩之會正杰士奮庸之時
緬憶徂冬胡騎克斥斤生長圻輔與挾册而爲
圜橋之聽者人人有定遠投筆之志今此一舉
也去玉堦盈尺之地不遠矣寧忍自負初心而
棄繻之後置長纓弗問使終童笑人且維桑與
梓正畿士所深念而四方之雋千里賓王必非
漫無挾持徒博科名自快臣所仗二也乃臣又
攷之宋事矣嘉祐二年歐陽文忠與韓端明范
侍讀梅龍圖諸賢同在試院唱酬最富有無譁
戰士下筆春蠶之句凡文場角勝之態模擬殆
盡一時共疑其休暇恐忽於簡詳然大雅之風
自此科還振所得士如二蘇及曾鞏實宋朝制
科之冠冕也此何以故以諸賢同心協志互出
其玄賞相與有成而不倚集於一手一足使主

之者力少而功多臣之慵鈍何敢喋談往喆幸一時共此役者如希孟以下亦頗具鑒裁又以文忠諸賢唱酬唫咏之力萃而用之於較閱每至鼓寂鍾沉參橫斗轉猶聞咿唔讚嘆聲主司爲國家急欲得士視士之急於得舉者更甚卽此一念亦可以動鬼神矣謂此榜人人能樹立以無負

皇上灰席之懷臣未敢信然賴有諸臣不易汶之識與其必欲竭之誠則是科也未必無數十人以報

明主臣之所仗三也言至此而臣等之伎倆窮并從來選場之法亦於是乎窮矣若夫仰副宸衷下乘氣運而并以慰臣等悃悃無已之思此則諸士事也非臣之所能酬也謹序

辛酉河南鄉試錄後序 代作

臣某備位春曹廼以

皇上御極之元副銓臣

某典河南試凡一切功令與　新天子弘文彰化之盛銓臣言之詳矣臣何所復贅若每歲鄉國之舉所爲醮士之言不勝數陳陳相因塵羹不足以喻之而臣又何所籍以收士文也而　國有憩於懷者葢臣之所復贅廼臣之慨然而家所急需則用也今歲東陲破裂　廟廷爲之震聳大農苦乏金錢司馬苦乏飲飛材官良家子可備戍守而深憂卻顧者獨苦乏才則每歲

翹車之使分道四出得人以千餘計就其中所爲造士之秀亦且參之一其人安在而令官人者勰勰憂不給也葢自選舉徵辟遞變而爲帖括又變爲我　明之制舉義而其於經世遠矣臣每嘆　國家取士之途有二反介冑重騎射而武塲廼偏決之論策薦紳重經濟而文科又尚決之舉業此皆守功令之末而忘其本可笑也　明興所號爲扶傾濟變之才必以于忠肅

王文成爲的卽諸士之鄉夫獨不有李文達馬端肅高文襄諸公在此諸公者或不盡以經生言著而典握樞機提衡文武其勛業炳烺可觀

竊意

裕陵復辟之後宮府紛挐豈不難於今日海西三衛之亂與俺酋之欵關以嘗我衡順懸於呼吸其不至爲狡奴之狻伊誰之賜臣所求之此其人耳然欲從五色迷離雙眸晃眩之際一一而物色之卽使風胡薛燭恐不能於飛烟漫霧中辨龍文之寶氣而臣則安能舍舉業而求之全場則百餘年來父所貽師所傳膠庠所肄衡文使者所低昂自舉業而外一切掌故家言遑遑高閣庋之又安能涉江而求橘柚渡嶺而問氷雪也昔年臣之鄉有預於此役者其得人之念甚切而無可柰何則焚香籲天願就其人之賢者而啓其聰發其靈慧以投主司之好願就

其人之不肖者而褫其魄經營以觸主司之憎此其心良苦而徒撞之幻忽不可稽之鬼神夫鬼神者僅能窺窮通之緘兆耳賢不賢才不才烏乎知蓋至是而文愈顯人愈隱求文之道愈工求才之途愈細矣無已仍以文覈才乎有澹者樸者奇宕者驤眉昂首高足闊步者吾名理而鑒鑒世務者要於筆畦墨徑之外使人想見其爲通人爲達士爲昂藏丈夫爲崚嶒

鬚眉之男子即未知於前此數公何如聊可以佐緩急而備它日一割之用若夫巧借他人之藏是爲文中之胠篋强邀俗目之賞是爲文中之鄉愿漿酒藿肉腦滿腸肥知屠門之大嚼而不知禁臠是爲文中之倡父具此三者其隱情俗腸已從尺幅間描畫而自獻之倘以是爲新天子得人慶臣愿不敢矣　國家多故自媿碌碌亡所短長惟是一榜之中得數人焉猶可

藉手以報若自今以迨所願與諸士約者蔑論
遇不遇皆當抽千載之故牒與朝章國典蒐獵
而弋獲之以補曩日之所未學而毋徒以帖括
經生自安今乾坤何等時豈令白面書生借此
羔雉它日建立碌碌猶夫臣耶則有銓臣之甄
叙在諸士勉矣

繹玉集卷之一 終

繹玉集卷之二

目次

壽序
常熟楊侯繼母王太孺人七袠壽序 代作
貢元宇南薛先生暨配王碩人七十雙壽
序
朱年伯母季碩人六十壽序
外父母六袠雙壽序

慶雲從兄五十壽序
褚年伯坦翁六十壽序
朱復翁老年伯八十壽序
張母袁太君七十壽序

次里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壽序

常熟楊侯繼母王太孺人七袠壽序 代作

歲在辛亥春夏之交二麥甫茭新苗未植鳩形鵠面之徒衣裰襤荷耒鋤徙倚於原隰之旁仰天而睨雲漢者不知幾億萬人驕陽乍曄融風煽之厥土赤墳築之登登不可下虞憂旱矣

虞令君楚楊侯寔重閔之謂余長一方不亟爲
民請命民安所利賴焉蹯蹏徒行徧走群望遠
者數百里近者不下十數里攀劑崖搜僻落謁
玄帝於霄宮祠玉龍於水渚精誠格天崇昕而
霖霖以流民獲稍蘇此五月之朔也是月也望
舒旣盈賁筴振動則侯母王太孺人開七泰之
觴四方畢賀而虞之爲簪紳爲矜裾下迨鳩形
鵠面之徒上暨兒齯公堂賤而徵者醵錢刀聯
保伍仍匐伏於劑崖僻落霄宮水渚之間燃蜃
樓之列炬爇蛟窟之名香祝太孺人無疆未艾
以稱我侯心更祝我侯無疆未艾滄塵石爛猶
年年奉太孺人板輿行樂也有虞之祭酒諸生
爲侯所培植而破格遇之者乃徵余言爲壽余
因作而嘆曰夫壽孰有大於壽國壽民者哉國
毗民立可延可感民受六氣於天藉萬寶之液
以爲之孳乳設有水旱疾凶災之譴蝝螟徵恍不

足排閶闔而通帝座而長吏漠然乏先事之圖
苟不熊經而龜息者而栲然之腹何以果之則
幾無聊生矣吾儕一出而綰天子之璽綬分符
郡邑迺不材淫逞者反從而饕之餮之屬有所
覩聞於閭左之藏目睚四動耳濕濕欲舉一有
水旱卤灾之譴禳商羊而祓肥鼫俱責之緇流
黃冠與禁呪圖籙之士而其身晏坐堂皇之上
削竿牘通苞苴聽桁楊箠楚之聲施施然得也
烏覩夫長一方爲民請命者哉上帝博臨不殊
下房不壽民而壽身不壽國而壽家未之前聞
試舉循良慘酷仁不仁其人者臚舉之可鑑也
佞蒞事以來修潔如廣州教化如渤海精嚴如
盆郡愷悌如桐鄉繫念元元使之舞春臺寢華
胥而各安其性命之情此更僕未易論即如曩
者禱晴而赫曦現今者請雨而甘澤零閉閣焚
香之心事常往來於洞玄碧落之間一聆一響

如燈之取影其先事圖之而爲幾億萬人造福者何必富鄭公青州下也詩之咏倉箱也則曰報以介福而易有之受茲介福於其王母侯之所被於世者爲壽民爲壽國而還自收之者爲壽身爲壽親無疆未艾此豈僅優不根之語哉夫弘羊不烹封乾未涸河伯海若非執事於左右而侯也捷得之益其繫念元元以安其性命之情而保其生生之脉者天而既許之矣則夫

兒鮥公堂與其醵錢刀聯保伍報李投桃交相愛以成此壽域者天何得不鑒之而又何得不許之余又聞侯之於世也亦既有啣恤之憂太孺人撫而翼之以迄於成名龍章象服分薹弟之餘輝有道者每視如長物而三公一日乃仁人孝子無已之至情則夫塞淵爾心以壽國壽民而各保其生生之脉者侯之所以壽親也夫侯之所以壽親也夫

貢元宇南薛先生暨配黃碩人七十雙壽

序

嘗讀

高皇帝功令凡郡國弟子員餼於黌序者歲舉其一人升之天府召試曝廬宰臣置甲乙焉退而謁選人備縣官任使與制科相輔而行無大低昂高者至九卿藩牧臺諫侍從紛綸抜擢洪宣年補弟子員優游食芹以上可數也夫士以華年補弟子員優游食芹

麟集需次近者踰二紀遠者倍是度其應公車詔若艾若着以迨老而傳比比是矣筋力縱弛精華沉實不高閣庋之起伏櫪而登修途於官人寧有當焉毋廼欲落其華而收其實參於齒德之間而有瞌瞌黃耆之思乎二伯年來主爵者緣時勢為低昂未免以貢途為科目殿而居是途者亦自塗澤藻粉超距而登少年之場問之年雙頰赤泚五福之首掩耳而不欲聞夫詎

知一代功令欲老其才而用之者廼不欲以老
自見也

今皇帝之三十六年 萬曆戊申 秉之刺史以薛宇南先
生應是典是年秋冬間先生與其配黃碩人偕
七十初度先生之叔子夢熊從予遊而里中二
三君子與夢熊夙稱同好者劉君伯健蔣君士
衡葺將以一巵觴先生及碩人因介余言爲壽
余謬難之曰先生方膺盛典應公車詔諸君子

驥駒之不歌而廣南山卽先生精神强固不減
壯仕時獨不避懸車之制耶於是二三君子一
時自失而余案功令代爲解曰是典也固參於
齒德之間落其華而取其實亡慮人之以老自
見也且懸車固周制渭濱釣叟曷不扶掖就養
踞更老之席而指戲軍旅乎前席之賈生請纓
之終童叱咤漢庭公卿爲之披靡而牧豕老人
何以蹣跚殿上應賢良方正之詔攫取丞相印

以富貴終乎先生方少年時經明行修已爲諸生祭酒宜從科目中蚤自奮發矣而卒不果其伯子孝廉君抱先生之一經蜚聲南服叔子冠冕士林直養翮待奮耳於先生可以忘老亦可以老可以官亦可以不官而先生居恒手一編仰觀下獲若必欲一當於斯世者先生之見直猶夫人者哉茲先生以晚年升天府入則橫經六館出則視篆一方此先生所自有方今遼左

中虜滇中屬夷東南歲事不登高牙大纛印纍纍綬若若者瞠目噤口而冈知措一籌科目之效畧見於此科目之網踈而他岐奮白面書生之技殫而黃耆思主爵者不越格而收斯人苟越格而收斯人如先生者其功名正未可量也余又聞碩人才且賢先生之晚福當與碩人共眉之案無苜蓿盤者則余言驗矣

朱年伯母季碩人六十壽序

今天下高節特立之士有聖賢心英雄骨而又爲枯禪老衲所不能爲者此豈獨其人之高謂非其父母兄弟妻孥之間樂與相成不可也方其俛首事詩書約結未伸計無所之環聚一室相顧惋詫已耳浸假而際一日之遇氣候稍通無論慆溢之根如勾欲坼如久蟄者之蠕蠕欲動即有强力能自持矣則有最狎之妻孥群聚而嚬之謂蔽體何不纖縞耀首何不明瑞翠翹令人以荆布老乎則又有最親之昆弟與宗黨嫣戚群聚而嚬之謂吾之望若也禱於鬼神若崩角焉今柰何溪刻自持不能親而貴獨不能愛而富乎然此兩者猶可以委曲譬曉即頷而弗問可也至於垂白在堂飽脫粟啜藜羹已百年强半甚有稱指使者稱老而傳與耄隣者鳩以祝噎孰如精鑒之爲養入而詔其婦曰養舅

姑縫衣裳孰如筐篚克寔紝工主之可以卻敗絮弗進也否否而顏色見踧而陳詞而譙讓從之雖潔如丹千古獨行如焦如闖且不可以爲子而敢以名節自驕必且苦心周旋下不至改轍而上又可以格親則又戞戞乎其難之矣此余今日以一觴觴朱母而深爲德升兄慶也德升兄固同藉之師表所謂聖賢心而英雄骨者也棲止數屋村深而市遠戶外事旣一切屏塞

邦君守相久於地者竟不知孝廉中有此人卽童子一科人人有所狥德升獨列其故人子與從舅弟絕無投桃報李之望所入者旣井然以禮法自封聚徒得資斧視中上亦僅給半菽耳自壬子後二三年間謂德升所以奉兩尊人者而能獵山珍罟水錯綜綴吳綵襞越縞余知其必不任而何以寬然有餘地熙熙乎色養而無少憾也余近者嘗一侍杖屨矣其尊甫復中先生杖屨矣

和而莊片言傾吐宛見古人之風其於德升也
樂其賢不虞其貧安其志不責其物賢父令子
相與以有成夫何疑然天下又不有翁媼異志
冓以內梱以外各自爲見者乎高年之士手稗
官一編粗足自適閒與二三野老課雨晴籌風
月可置米鹽弗問惟爲人母者雖謝家秉休沐
子舍而擁之磬釜之塵聲嘶而呼肌粟殆無所
不悉彼非自爲老人謀而生計之饒乏終不免

轆轤上下於清宵忘窘之時如是而能樂其賢
安其志脯腶之所入忻然飽之聞其子卻簞簋
者寬然有餘地熙熙乎色養而無少憾也此余
觴朱母而重爲德升兄慶也德升有母若此卽
旦暮貴顯第以祿養代舌耕可耳得善地無以
官物餉如陶士行典方州無入官廨所供如鄭
善果爲監察無得米不糶車庸不償如李畬有

一於此如三人者干賢母之訓則後此十年或二三十年余與諸兄弟携介壽之酒更登此堂也卽踈實而書之無少諱蓋余小子寔奉教於節母矣故與德升交相勗者如此孔子不云乎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其成其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凡我兄弟佥念哉

外父母六秦雙壽序

歲在彊圉大荒落日在翼厥時孟秋余外母文孺人六十初度內外子姓奉觴加璧旅進于庭班如也旣而孟冬之月外父胤翁登齊年內外子姓復登堂介壽焉十旬以內左設帨右懸弧紛綸奕舄閭里詫爲盛舉而兩大人皆逡巡御立進一巵輒麾使去弗承也堂以內傳致詞曰余之屣脫世緣而修淨果因有日矣卽使採白橘于蒿宮摘紅蕸于洞淵不以易吾蓮苞之種若依世俗禮循大撓之甲子而談壽者相匪余所

樂聞堂以外又肅擅而告曰余以一經承先大夫之後期修明而光大之亦嘗爲海內鉅公如趙少宰輩之所剪拂中道困蹭至以五斗爲藩臬幕僚每一御簪組如負芒彳亍棘叢中見世上賈豎兒稱貲郎高軒大蓋揚揚鳴得意未始不黯然自傷羞噲等伍也今者幸返初服朝夕聶兒曹自奮繩厥祖武閔閔焉如望歲夫世之所謂壽者必光榮福澤之與俱余則有竢焉何敢言壽于是內外子姓噤莫知所對希孟排衆而前揚觶以進曰余有侑觴之詞三非俳優獻諛又非工祝頌壽言之實而非蓼使兩大人聞之皆飫心而不至于吐棄則先以一觴觴外母曰毋不憶八年前有毀室取子之禍乎時外父遠在嶺西迅霆砰雷母一身肩之血淚泉湧累數十晝夜不絕聲途人聞之皆酸鼻今轉觥爲安身名俱泰豈徒他人排解功多實母之精恍

叫帝座而力奪之矣夫其比肩而依於膝者是
母於數年中復得一壯子可賀也母請飲斯則
又以一觴觴外父曰父不憶五年前有貴竹之
役乎太夫人健七箸無恙已捧檄遂矣一夕有
所不安如嚙指痛惴惴遄歸遂以是冬親含殮
終天靡所恨夫世之藉口靡盬而棄其親於風
燈朝露中甚有沈綿床笫老眼淚枯而絕裾不
反顧者此其人卽身都貴顯終不比於人類父

以留連將母稽違簡書又莫爲之根蒂竟坐此
失官然官乃有盡物失一官而得爲覆載內一
完人所得孰厚焉可賀也父請飲斯則又以一
觴合觴外父母曰鷄鳴之二童稱偕老焉葢津
津豔舉之矣余小子旣抱安仁之痛而同時傷
合卺者親卻共四人外母與吾母爲女兄弟其
並稱女兄弟而歌靡特又不獨吾母也蒼顏皤
首舉案於一堂屈指數之十不得三四矣夫天

之所厚無以薄賜也天於履素蹈常之中而陰
寓其厚又無以過厚覬也況兩大人並登指使
而膚澤視履不減壯盛時伯氏壯志復燃仲子
聲實方茂椽屈之德滋及蔑生亦蘄蘄頭角矣
上帝博臨其方來者容可既乎請飲斯余言之
未竟而兩大人听然有當於心各傾其餘瀝焉
內外子姓謂余善爲詞更欲余前致詞不知余
今日爲兩大人壽而心念乖違已不勝河山之

隔若抵掌不置恐滿堂歡劇變爲哀怨卽兩大
人亦未免潸潸落杯擎與清酤錯亂矣

慶雲從兄五十壽序

於禮五十曰艾服官政艾者壽之始基而服政
方始非若鯢齒鮐背當息肩之期可以春酒介
也則何以壽吾兄夫吾宗固吳之望族亦衰族
也當
高帝定命八世祖妣黃節婦以靡慝之操被

至貢元公沂州公武陟公皆經明行修升于王庭貢元耻用嫥翁顯退而與沈啓南諸君子握騷壇牛耳號一時聞人高士沂州武陟兩公稍膺一命然當世所以重兩公者不徒以明經故蓋其人踔厲自拔不與世突梯乞稱鄉先生祖武相繩項背是接故曰望族也何言乎衰族武陟公以後系大宗者不絶如綫葛藟之思或

念或不念落落三四枝大都在合離之間亡何而慶雲之尊甫雲巖公與思起思濠兩公十餘年間相繼黃土慶雲以歯法齒序見推爲政於族夫爲政於族者古人稱爲宗老宗老而始登五十又未五十而先爲宗老故曰衰族也自慶雲之念爾祖及敦族爲先春秋祭祀必以其時寧先期毋寧後焉兄自爲耕諸從弟暨猶子而降或

以筆耕或以舌耕或權什一子母及廢人在官沽升斗以代耕每戒之毋惰窳毋悄淫間有匱乏者即不能代爲舉火然時有解推之念欲與之互墨而居合業而營葢其讀書雖未究厥志然曉暢古今嫻習大義故能以身率族如此今五十祀度諸弟輩以其德不讓宗老而年且徐臻也競手一觴爲壽因佾以甫田之四章爲兄祈年也又申以天保之六章爲兄祈遐祉也酒方行兄輒引滿而手一觴觴弟曾及弟范曰吾先世用儒起家者也然儒而不廢賈百舍重趼貲遷有無以佐治生之急沂州公猶使其支子爲之武陟公則身爲之矣夫四民各司其業雖刀逐末何足恥可恥者身爲惰遊之民耳又以一觴觴弟瀚曰吾先世用績學起家者也然學而不廢教沂州公之門有上足焉曰華太史武陟公之門有上足焉曰袁宗伯其宅又更僕未

易數矣子毋謂培塿無松柏而生鄙遺循此術也猶不失青穜素風又以一觴觴弟孟曰爾謂貢元公以降三世之目瞑乎哉夫文種之屢茁而未葩與書香之芬馥而未徹於遠至吾家極矣力田而不逢年天之所以限三祖也逢年必所以待子也爾其勉旃於是諸弟輩爭服其教觴至輒盡其餘瀝更以一觴為兄獻而謂棠棣之首章紀一堂之盛焉是日也劇歡而散歲在柔兆執徐日纏壽星之次從弟希孟為之序

褚年伯坦翁六十壽序

余生也晚但聞鄉先達有鶴臺褚公高材宿名擢上第司李武昌無祿蚤世窀邸蕭然且垂橐歸矣當路以金賻者褚公子御弗納楚人誦述至今又聞之薦紳言武昌公有子才且賢一書生肩兩大事總總無所諉內全兄祀奉丘嫂割

愛分甘而更以孱弱七尺爲葛藟之長城使疆禦不得逞外而爲舅氏經紀其身後什一子母權之甚晰而封識宛然蕨薇如故距關駕部之殆十餘年而拱手以歸內弟鄔使武昌公無是子駕部公無是壻恐不免嘆若敖烏問堂構自是而坦吾先生之名藉甚公卿間亡何而陳莆田江桃源兩公後先令長洲擊節稱褚茂才謂茂才且旦夕扶搖又不若其先公晚達也乃先生竟養翮不試而有子穀詒聲問騰越當希孟隸諸生與穀詒耦試必頡頏相慕悅稱同社用文事切劘壬子之役以蒼黿附千里之足於是執年家禮莊事先生數年來獲奉杖屨接慇勤之驩者不及再而希孟諗知先生過于門摳而趨見其門庭瑟瑟如也平頭典閽事嶄嶄如也城之西偏庸弗知至於東偏而談先生者一以爲胥庭一以爲泰氏兒童野老謳謌而扑祝陶

陶如也猶曰先生故讀前人書世載其德寧似賈豎兒崛起張皇叫噱使閭左之鷄犬弗得寧者則又習於穀詒而見其神宇穆如也察其中懷歆如也其修業之勤而精毋論他諸生弗若即穀詒自爲諸生時行且倍之筆冢纍纍與香芸帶草相輝映寶光隱起上燭牛女之垣見者人人妒之而余以爲先生賜也凡吾儕所處極難耳惟不問戶內事酒可不問戶外事家人有

嚴君而嗃嗃詈曰何不廣田廬蚤自封殖猶可操愉色權詞措對問七箸之弗腆恚不重茵處而葦屨居雖有令子負慝無所容矣手一編唔呷未半而譙讓相屬即不然而視于亡形詈見其弗怡心怦怦動焉烏乎文惟夫羨藜膳藿不求芳旨耨硯田以實書倉則爲之忻然一飽以是子有是父而不專乃氣習乃神以從事於未竟之業不可得也繇斯以談穀詒旦夕鵲起繩

厥祖武不必論惟吳中風土稍瘠無三世接踵登第者令先生不獲以功名自顯而介於作與述之會爲文之無憂參於見與躍之交爲乾之三爻夫乾龍一脉也非惕無以貫之所領荷綦大惟夫餘蔭未艾嗣人繼起以一身承前休席後繼而常爲有道者所不欲居先生反不幸類是矣夫文豈眞無憂哉内明外順昭事小心正惟乾惕可以當文先生簡穆如晉之裒端謹如宋之淵即厥子都貴顯同天策遂良故事而青緗素綵初終不改淑愼硏奧迺身光昭世惠無憂豈所以目先生則請以九齡有七之兆演五福第一疇可乎於是二三子進而稱揩使之觴

朱復翁老年伯八十壽序

夫立言本乎人情者莫如孔氏孔氏論大孝極於慕父母而又曰吾聞以撫心自媿矣乃世之爲賢父母者又曰吾聞以

志養言果衷也孔氏何以稱焉人固有隱情而
不能必之天爲人父母亦各有隱情而不能必
之子賢父令子以曠達之詞交相慰藉而永夜
徬徨結爲寤歎親與子兩相喻而兩不相告語
此其際難言哉余一日從兒舫公堂之會見有
一兩公以子貴儼然銀緋其生平絶不可問而
頡頏薦紳與邦君守相周旋無怍色愾然興嗟
想見其所爲丈夫子者不過以一尤愉慶三寸
不律而得之吾儕稍具慧心此其事何難辦而
忍其親欝欝人下耶乃有以組修爲黼黻韝琢
爲珪璋繡腸彩筆又足以爛其聲施而昭其文
采使天下少者欲師長者欲友身不離韋帶而
舉世望之如白鶴翠鳳又推其醴之源芝之本
而曰非此父不能生此子也則如吾友德升是
已而德升亦歛然若歉也葢吾儕束髮受書父
母所日夜望而賜之繩督者不過帖括小技自

鄉之論秀至造士之選而升告于王猶此物此志耳幸而遇則光寵五宗而先集於二人不幸而蹶此身之灰冷塵霾不足道如吾親何遂歲在都中偶與德升談及兩家事德升言吾父行開八袠矣語雖不竟似乎有所待以助高堂氣色者不意射策罷歸今年届玄冬臨涂月復中先生稱弧矢之辰內外宗黨暨同藉同社諸兄弟續紛繹絡布武於庭次第祝上壽其幃中高才生亦競謀之都養醵脯修爲吾師劈甘佐鮮雖無張禹綵竹之娛而有扶風絳帳之盛復中先生當世號爲賢父以養志爲安謂吾兒舌耕所穫勝於大官俸錢忻然加七箸衍衍樂矣而徵譽德升意色似有所未懌者夫乃父既安於萊綵而厭子乃自媿其敝裘使它年隱逸獨行父子合傳豈不勝於銀緋而人之至情不然而聖人之旨亦不盡然也德升爲諸生時弗具論

即此五六年間寄跡招提扃一室嘿然宴坐非
高足弟子罕得覿其面仰觀而下獲筆菀而神
枯豈其爲潤妻孥耀僮僕者而苦心若是吮毫
展卷敢一念忘垂白耶孜孜乃猶在可必不可必之
間烏能無介介也雖然吾爲德升必之夫文之
工不工程於人者也玄黃好醜本無定評念之
眞不眞程於天者也上帝博臨先天而天弗違
如桴鼓答矣余往者卜其兆域而趙隱君凡夫
諗余曰此事當有天贊非人力可營然從富貴
福澤起見者天必左之從妥其親而起見者天
必佑之至哉斯言人子一生志願或酬或不酬
大致如是耳今先生年踰大耋望之如五十許
人天之迁德升以貴顯而俾先生以康寧兩相
待也兩相遘也何疑於必不必哉二百年來以
眞孝廣稱大儒者爲陳公甫其家庭養志之樂
眞不減三公而其後亦有蒲輪之　召幾於升

聞德之必也固有巧避之而巧隨之者但如公甫所爲更難耳窮德升之所造可以勉其難者而吾姑券其易者以爲後中先生壽兼以自媿

張母袁太君七十壽序

余髮未燥而交于張伯子金粟又數年而交其仲子言若余之遊二張兄弟間相得甚驩二張之才相頡頏而其格調稍稍不同伯子魁然杰岸而仲子翩翩文弱伯子治諸生業且爲名諸生而其雄才四出耻作纖屑腐儒好談詩文談古今人物至於從橫擊刺之術靡所不談每從酒間拍案高謌梁塵自落或曼胡短後提刀握槃盤舞若輪旋有耳後風生鼻端火出之意仲子束身若處子約其崩騰放逸之才以就束幅之帖括而意無雜營雖儀容都雅造次可觀粲花之論嚼咂宮商亦彷彿厥兄而退若不勝衣逡巡若不出口使人欽而挹之周旋而不厭二

張氏一在一亓矣而在余蘭藉中屈指可數也
余既習于二張氏而嘆其芝本雙穗醴源並出
此其家必有令父或賢母慈與威兼行以裨之
式穀已叩之里中父老及親鄰間習于張之家
世者暨得觀張仲子所爲乞言崖畧乃知成二
子者不獨其尊甫賢其母袁太君亦明慧貞淑
異人也太君有父若叔嘗爲時令髦則夫主饋
之職著代之義太君未笄而習聞之既結褵歸
于張而值其舅雲臺公好客良人振夷先生復
好讀書太君出就庖湢視酒漿或手親鑾刀刲
牲擊鮮以娛高堂入而問訖訖下幃者得毋讀
忘饑致薤粥之不時或市有千金書傳寫紙貴
而不登鄴侯架吾釧珥可脫也夜何其矣而呼
盧浮白讙呶未已者握丹槧對青燈而頫首咿
嗶者其聲相爲響荅而太君以機杼紡績聲兩
應而兩和之至其懿嫩所鍾發爲二難伯子文

彩彪炳聲光鑾涌而其好客肖大父太君則以事雲臺公者而時時爲子客治具曰吾習聞鄉者呼盧浮白聲知其爲倀倀河朔飲猶車行酒馬行炙況子客多海內名士耶則有湛夫人之遺意在仲子覃精湛思窮治一家言肖乃父太君則以事振夷先生者而佐之讀且歡言相勞苦謂吾知而才遠過前人是美稼也而穮之蓑之且旦暮大穰何用閔閔爲卽不然而斥金市

書昭之母可法養以志不以祿焞之母亦可師也余所謂太君明慧貞淑類如此今年嘉平之月太君稱七十伯子已厭世九年而獨其仲子舞萊班爲太君壽夫余之稱吾母六十觴也亦此月中引滿介壽未嘗不歡顏以進而此中實抱媿焉非媿夫象服之不光而媿夫米鹽瑣屑何有何無之慮猶嘈雜於垂白之聽也若夫太君何憾哉當太君之歸於張已及三世戶外之

屢日滿儒業日益起乃家日益落至仲子而犢
鼻相如頗擅臨邛之饒鹿車鮑宣終資少君之
力太君第賦性儉約且奉瞿曇教有所斥而弗
御耳若仲子之備物以娛其親卽使名在天衢
日食大官何以加此太君亦復何憾哉謂余言
無徵則有洛範之五福在詩從第一疇而次第
衍之并以問伯子于九京

饗玉集卷之二　終

饗玉集卷之三

目次

壽序
大僉憲碧翁侯公六袠壽序
少宰大翁包公六袠壽序
封太史前元城令箭翁顧公六袠壽序
方年伯母孔太孺人七十壽序
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壽序

目次 畢

徐節母朱太君五十壽序
高隱朱復翁年伯九十壽序
舊銓部封太史閔允修先生壽序

壽序

大僉憲碧翁侯公六袠壽序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吾人負陰抱陽含營而魄鼠莫非受中以生者卽濮沿以南祝栗以北言語着欲之不類而有寄可寄象可象則皆一中之敷化也又有得其中之中者寒暑中而緜晝夜中而正濕燥中而

宜水土中而演觀於山有嵩丘之二室焉是浮
丘之所棲息也於水有伊洛瀍澗之分瀍焉是
蓍水使者所應瑞而出而龍馬赤文之所騰躍
也其間挺生偉人鉅公大都醇龐醲厚苞元氣
之全而不以方隅自畏異厄離畸詭合出奴入主
之界悉鏟而芟之以還於至中蓋余景企鼎詰
忻附執鞭者殆未可更僕數而於碧塘侯公尤
切欽佩焉公以縣令高第入爲烏臺法從是時

屬

神廟深居公車皂囊競吐其感慨憂時之論而所
號爲神羊之觸屈軼之指迭迭分曹而角部非
其類也明曙其孚尹旁達而競考其瑕且尪礫
攦之幸遇其所睚厚則尊嫫爲嫱譽鶉爲鳳業
必皐陶行必曾史始終以身爲之翼翰寧眯其
事後之疏觀而不忍違其初說以此糾轕藤蔓
漸剖其平康正直之大道即一時號爲杰峙者

亦不覺失足溝塹中惟公弗是也意有所當或與众共伸之亦不難排众而伸之否則一人是之不以癡言入舉世是之不以市閧眩即嚮者吾亦是之不以隔宿之夢而栩栩於覺後也國家置臺諫固爲旒黈寄聰明尤恐植私昧公相容隱以蒙主鑒枉後惠文不得不借抨擊爲職守而所擊者甲所憎甲陰隨引之以爲重乙所擯乙又攀之以爲援一入其群如敗絮行棘叢雖

壯夫鮮能脫矣公孤行一意不惟其地惟人不惟其人惟事又不惟其事之縵漶相續而隨事者解各還其是非得喪之準卒之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呂劉之左右袒兩無與焉讀其疏草者一以爲落日之鏃一以爲射月之弧言悪言亂而不知鴻之踪言白衣言蒼狗而不知雲之迹兩收之兩失之卒至於兩猜之而公之迹孤矣遂僉楚中之外臺以去而公且聡懷故園有

菊英可餐有竹之猗猗可以嘯咏孤松可撫幽
蘭可紉菟園之勝槩可以忘憂蒙莊之故址可
以覽逍遥之篇探齊物之旨鳳毛蔚蔚麏角振
振可以讀其書行其志光大其門風故年甫登
服官而抽簪納舄若將老焉今以頹顏鬒髮享
林泉之樂者數年而兩子俱聯翩迅翮用名進
士起家一拜臺郎一優游石渠天禄間其芳猷
駿譽俱一時群倫之冠雅稱名家子哉哉堂搆

二惠競爽茂論徵書蒲輪旦夕喧闐公門
新天子求舊正急必不遺埋輪繡衣即今日一家
鼎盛頡頏海内誰匹也天之吹生飛塵細雨盡
人而殖之何所私於公哉倘有如所稱寒暑晝
夜燥濕之中而水土演乎然山川蘊霧孳息萬
有亦不屢稱一人母夫植性於天之中而垓埏
同也嬗氣於地之中而商洛同也合於天地之
初而弗變是在公自爲中耳五藏之養此熾則

彼枯集命蒂於黃中之會而不蘄於相凌此道
其說出於道家者流然使儒者不言壽則已言
壽則箕疇五福之首與無偏無黨之說有異旨
否耶公以盛年迓方來之弗宜壽國不顓顓壽
身而理自可券不妨哆言之余猶憶杜祁公致
政後有五老社而館閣先達如沈文端公者以
大耋家居婆娑於藝花蒔草之間皆公之鄉人
也余既雅重公又願從公而問其鄉先生之典

刑則願以此言爲惇史之木桃

少宰大翁包公六十壽序

神廟中葉頗以奢藏不給爲憂於時有宵人賓緣
中涓稱自然之利　勅使所至寰寓騷然釀釀
成巨孽於時包公備諫垣條上封事極言礦稅
不可狀

上嘅然震怒竟鐫其秩以去其與公後先在謫藉
者不下百餘人頗類永錮而公復從藩幕起馴

陟通顯以御史中丞建牙樹戟入而佐統均登
汰天下之賢不省公之柄用於世也視諸公爲
獨蚤人以爲惟公食建言之報廼其故正未易
術也

神廟聖主御極以後斥逐之臣不可枚數所以嬰
鱗觸忌者或詆訶權倖不知忌嚣或以園綺羽
翼之事相距而成激其它則磺稅居半矣茂論
其初政輸旋圜轉如厭慶瑞日相推謝於太空
而無成心卽迨至晚年徵書東帛索於丘樊林
莽中而還其簪簪每歲中未始不間一舉也惟
以直道自矜者視服官而徒敦嘿守職業輒揣
爲梯棨爲繞指而競姍笑之故有座未半温而
發一論標一異載鬼張弧晴雷夏雪以逗其夭
闕之機而至於牢不可破昔蘇子論賈誼謂非
漢文不用生乃生不能用漢文吾生也晚欲爲
神廟訟此冤久矣包公繇計曹而尚璽而問寺以

至於填撫豫章膺賜屢之任今日之濃恩卽前日之煇威所變霽也烏在棄婦不返宮逐臣不入境哉惟公能忠所欲言又能茹其所不必言其厚自濯磨以仰答主恩雅不以鋒鋩觚稜自蒙其職業西江十餘郡漸濡於公之德澤者今且化爲峴山之淚至於衮衣來歸而夾袋所儲啓事所登不以橫空之秋隼而薄祥鸞葢純臣之用心在壽國壽民不欲以搏擊傷元氣固如此雖然公之所提衡而分鍰炭之低昂者銓權也詮在

神廟時僉謂朝署空高賢遯而才不裕於用今空者克斥滿庭遯者進而近天子之光矣而匱材之嘆識者猶勰勰不免何也得非數十年來士大夫多尚矜激日熒熒同異之藩而他無所顓悉乎今欲斂其全力而殫爲國家用惟用人者有所懸以爲杓然後可

神廟聖主也其厭議論而終不免於滋議論者無實政以敘其煩囂而綜覈之術未著也天下猶一家然丁男耕紅女織窮日夕操作不休爲主伯者視勞苦則慰藉之課其惰勤而一一殿最之寧復有誚者嚜者瞋目戟手而相尋離壁哉周禮太宰自三農九穀至於化治絲枲聚斂疏材而終之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夫閒民必使司其事其意念深矣公之鄉有昆明嚴恭肅公者名太宰也亦嘗攷其遺政否余不敏竊從徐侍御孟麟遊而忝附於知公其因諸君子請而以言壽公也先祝公之爲天下壽而後及其身

封太史前元城令筍翁顧老年伯六十壽序

余鄉者感封陲多故間與二三同志屈指有用之才當破格錄用者於江南得二人沈汀州湛

源與筍洲先生也然湛源春秋高又久困錮藉
邇者雖浣濯登除目尚置之優閑散秩恐遂蹭
蹬以老筍洲先生兩試爲令年未艾遂乞身歸
生平遇異人頗從事養生面目光澤鬚飄飄若
仙度其精神百倍吾等與之言自關塞險阨之
埶士馬強弱盈縮之數河渠兵農之變中原內
地之隱憂議論剴晝較若列眉又非坐談鮮實
效也則嘗試之鉛山時信州採礦甚急先生棄

得中涓私人行刼不法事使賊曹捕之諸私人
懍惴各抱首竄而採礦息又嘗試之元城　潞
即諸瑞與好民朋比挾醡艘爲利先生謂私挾
不能禁也獨能禁吾民私貿耳於是奸人計詘
藩即使者所過不敢譁魏博多大剎僧律蕩然
守郡者欲夷爲編氓先生謂境內驟益萬人遊
食亡所得意外可釀也盍以保甲法佐清規不
迨廢汰其尤乎於是僧日益輯境內亦寂無一

事所爲機警應猝遇事洞見髖髀又持重得大體每如此其歸也蓋因同事而薰蕆者不能無小嘆乃竟以一官謝之雖得筌調不赴歸而苕鹿城湫隘又群囂不可萃處松楸鬱然在太湖之畔遂築室而居焉其地峰迴溪繞春時梅花秋來叢桂皆連亘數十里人謂孤山處士淮南招隱嘗借其寒香清馥以吐幽人之氣先生歲寒之友端在於此然林君復及八公之徒意中所貯惟烟霞千頃而已先生胷次如青蚨紫虹其光燭天而膚合成雲噓嗡吐霧又足以釀甘霖而膏禾黍異日者千秋青史僅僅列先生爲循吏猶覺以函牛之鼎烹伏雌若徒曰逸民曰高士何異清鏞鼓鼓嶌荒林墟廟中非其質矣今天下東若奴西南若水蘭即吳越之間人情春春思逞而國家用人之格亦非堅持不破凡上書自效與章疏所陳尉薦已頰所推輓輒擁

麾幢稱矯矯虎臣其宅寘徑而躐級者又不可
勝計矣先生以兩邑循良蚤賦遂初即奪考槃
之樂而授之帷幄之寄分臬之任何所不可乃
今以令子九疇貴遥領侍從改署永衡從茲以
往便當優游泮渙需至更老之年令子碩膚赤
舄邦君大夫奉 天子几杖以乞言惇史而先
生之休光乃始騰焯于 明廷變神龍而爲祥
麏蔡周水之非熊而化爲蒼鹿玄兎於以瑞世
有餘矣若言濟世吾不能無遺惜也雖然古所
稱兆駟馬而卜三槐者固錄積慶亦其家學所
儲儻經綸所鬱縕有以開之葢吾讀君家 恩
綸世貢錄而有感于文康公之父矣博學毗詩
隱居求志篤倫理于家庭播義聲于里黨夫非
其制詞也與哉先生之德不亞贈公其儲儻而
鬱涖又不啻過之是先生者實肇精思之堂以
佑後人而異日太湖之畔疊爲午橋猶當念作

室也余與九疇交同晜弟弟又嘗從李漸卿歸季
思王淑士諸君子游聞先生事最悉每傾折而
願委心以事非汜汜同藉諸父比也異日將毋
多暇啄梅花之曲賦叢桂之章當從先生而問
道焉則向者長安中有緒言矣今日因授簡爲
先生壽而即以此申息壤之盟

方年伯毋孔太孺人七十壽序

當瀋遼之破一時朝紳蒼黃無主方侍御孩未
慨慷奮捋日夜絛上封事又日夜撾公卿貴人
門喚沉沉之睡夢而與顛悉利害至涕泗交顧
弗止也是時喪敗之餘遼西士卒聞腥風來河
上股慄欲仆　朝廷德意未敷行陣鮮宿飽孩
未愾然請　璽書齎數萬金錢振起瘡痍人多
壯其行余獨否否蓋孩未之在朝端也上者能
不時請急叱虎豹排閶闔登聞徹於　至尊下
之可以搤平津之閣叩精思之堂叫號同類廣

聲疾呼使贖者醒盲者張瘵厥瘝癈者猛然一
痛汗涔涔欲滴所謂提掇神氣以不用爲用其
用大也一履封疆則進止機宜有分閫重臣在
御史所得爲自紀功錄過而外無常制焉即奉
揚　天子威靈第使將士感泣思奮而已帥不
輯謀不協邊與庭不相應決不能以飛霜之白
簡而煽爲穌風則心力有時窮而有用者亦委
於無用且潘遼淪陷之日我與若嘗相嚮于邑

外憂君內憂其垂白之母我母欲歸而不得汝
母欲見而不能皆嘖心灼骨至痛也乃孩未志
已決匹馬遂東會有陰利其去者即以孩未行
拔臣事孩未在遼西首尾幾十月一時文帥齟
齬成郤人或咎孩未不能效陸贄剖斷李晟李
懷光而余又以爲不然蓋晟懷光順逆易知爲
宣公不難耳孩未之於兩文帥也一則倚之爲
趙克國一則姑望之爲湯爲延壽乃克國之議

竟欲於辛武賢而自許爲湯延壽者卒至狠狽
鼠竄爲天下笑於是謂劑愛護之苦心兩無以
自明卽以抱病殘軀歷關河犯霜雪海上十八
年之苦飽嘗於數月之中而當世不以爲功且
爲辜矣嚮使孩未不求勞軍抗顏袖手從旁而
操人短長則今之乘驄服豸呵殿長安道上詎
不尊如天帝且巡行邊徼亦次第蒙遣豈其有
不可謝之責而既前愆後遂至於此後有銳於

任者其不以孩未爲戒哉若余之咎孩未則有
在矣吾人具此七尺報　陛下之日正長而頹
齡暮景宛轉床第者有一子而置之絶塞危邊
寧不肝腸迸裂且不記瀋遼淪陷時乎孩未亟
過余卽言爾有母在倘力不能送歸余爲汝辦
此余至今感其言亡何而請纓之舉情同絶裾
豈其念他人母獨不自念其母耶若徐庶之方
寸不亂則與趙苞何異今有持論劇刻酷於申

韓正不思先期入關與身在遼城其事理夐殊
即萬一以泰山等鴻毛而使高堂白髮搶地呼
天從此却七箸不御其於子道何居今孩未未
變而先入一聞變遄以身赴之徘徊躑躅於荒
蚓絶島之間必至於計無可乘而後束身歸
闕願以其身爲太孺人所有之身家國君親兩
何疚焉太孺人病久方枕席涕泗中忽聞生入
玉門旋且奉起居稱觴榻下迴問孩未當年登

上第擢侍御史時其樂恐無以過此若以功名
論則孩未孤忠峭直秉正嫉邪爲橫目詬詬已
非一日即此行果成大功亦當如謝源伍希儒
爲王新建所累隱受齮齕而欲望梅侍御國禎
之以平哮超拜其勢必不能此又世道使然可
坐而券也聞太孺人乃明智賢母讀書通大義
其子生平志行皆母師所育成必能以浮湛顯
晦付之蕉鹿夢幻而姑自樂其眞者世之知孩

未莫若余故以是應陶憲副不退之請

錢母顧太安人七十壽序

嘗謂內則之篇始於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其中羞醢楅楹之細靡所不備而生子終焉夫而後知后王降德兆民其於醞釀之理嬗化之原何秩然成序也宜家曰穌刑家曰嚴嚴者秋氣也金風振竦草木梢梢以肅長飆之候而歸臼藏於悔厲吉矣噫嗚克昌亦少乖焉穌者春氣也天地和同萬物蒼蒼以生但嘗緊萌達有螽斯之繁而不能必其爲麾麾趾惟夫仁孝開基者芽於元而胎於貞凝而不剝毓而未嘗常以有齊季女之心盡箴管縈泰之職于以保世用昌子孫丕熾則今錢母顧太安人是已安人爲憲副公愛女綺紈崇貴生而安焉使折節而循婦職似難君姑卞以貞發撫其子凡進士公青箱所遺揮淚而身自課之嚴馭婦未必獨寬而

安人事嚴姑猶慈母也姑奉竺乾教御羶薤而飽伊蒲則安人亦共飽伊蒲姑之於竺乾教也好檀度則安人亦斥其明璣翠鈿之餘以佐檀度夫奉佛固明智婦人所肯有廼安人之奉佛也實以成姑志也憲副公答牀所歸鄰于興福禪院如流俗之見則雙林遺跡化爲丙舍多矣安人謀於其兄割數弓之地以畀招提琳宮殖殖與若堂若斧相爲依永安人不離阿閣而出其大心宏願爲古刹金湯卞太君聞之而喜可知也亡何太君捐養堂景行翁一世聞人窮經未遇而淳發於宮允受之先生之身茂論高文鴻製興起八代廼其抱有用之學術裕名世之經綸雲雷既屯霖雨將涉溯洄厥原本能不歸之太安人否也今年畢月太安人登七十先此宮允公祺祝亡效太安人以爲念是年秋遂有徵蘭之應於是設幀之辰陳金泥玉簡於堂

語煌煌則褒封之命詞在焉鐘鼓鍧鏗笙管溢
沸宮允公衣朝章拜舞稍進而攜繡褓抱玉麟
勉太安人更盡一巵里巷之中矯首豔羡謂太
安人無願不酬靡懷不愜天之報之者獨奢而
烏知數十年專氣致柔以奉姑嫜者可以格神
明後造化哉夫內則所稱勿逆勿怠孝矣猶非
至也飲食不耆必嘗而待則猶異耆也已雖弗
欲姑與之則猶異欲也若夫絶滫瀡而甘蔬笋
脫簪珥以佐檀那至於割先大夫松櫝之塲以
廣其姑之惠惠其爲承志何如矣楚茨之詩曰君
婦莫莫言靜專也隨繼之曰報以介福萬壽攸
酢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一祀事虔恪而皇
尸燕喜其報稱猶爾豈婦姑居室家人之乖和
皆從此出而獨無鬼神之來矚上帝之博臨乎
太安人不特以其顯融百祿鍾於其子更以其
昌熾萬年鍾於其子之子今者綺筵斯張春酒

既酌而適於弄孫之慶交會一時豈偶也哉雖然螽斯麟趾大都咏樛木之化而腹心興感於兎苴素絲致美於羔羊詩人不以婦德畧士行又如此今縣寓多故士大夫相習而爲偷且巾幗不若矣安得從江沱漢廣間而求兎苴羔羊之節乎夫有賢母以禔家而樹厥德昌厥後是卽一家之江沱漢廣也砥素絲之貞膺腹心之眡不於受之先生誰望焉希孟今日從諸君子而爲升堂之拜也凜乎承備官之訓不獨謁母師而覿女宗矣

徐節母朱太君五十壽序

猶憶十四年前顧侍御巖叟之母莊太孺人五十初度是時巖叟尚在諸生中監司守令喜其能文章爲一時譽髦最重厥子爰及厥母揆揉里中父老子弟之言條列其婺居志操聞于直指使者次年直指使者颺言于 朝遂與先太

君同奉　旌綸而先太君年已五十七矣余所
聞嫠居得旌最蚤亦最易無如顧太君巖叟不
稱蚤達而能以文章譽望寵及其親亦所謂母
以子貴也今且屈指九十之母朱太君矣今歲
秋闈未啓九一嘗願容而語余曰吾母今年已
及艾乞先生爲壽余曰人孰無壽顧所爲藉口
介壽而引之於光融顯大之域者必曰祿位名
婦無踰閨之憙名何自致若孤鸞寡鵠之操芳
聲揩千古挾其太上之名以爲祿位招而青衰
白髮蔑蹙而梯籠緯業以無待者自亏而不得
不以有待者亏子子之報效宜何如也舜從師
錫起自茲以降言揚行舉至賢良方正諸科一
併於射策士之刻心腐毫吾吾而修帖括之業
其學逾卑其格逾下其趍愈纖而揚言者舍旃
何途之從故文人而搖粲花之筆正孝子而抽
茹荼之腸也余以文章策利鈍嘗十得其九君

行且雋矣旦暮當以祿位壽何止以名壽亡何
而賢書至果掇上選爲一榜重於是里中紳裾
暨遠近交遊氣類頌禱之詞紛披連縉又若以
新孝廉足光太君似名重壽祿位又重名抑何
詞害志且狹小太君母子也太君本恭肅公苗
裔生長名門又明慧絶倫頌椒咏絮皆咳唾腕
指間事比成婦廟見閎閤香銷從雲鑑先生覓
書以伴宵讀授之經籍曰此吾學俞時所飫嘗

也授之史乘及稗官家曰此吾剪髮時所激潤
也一時宗鄘大驚而雲鑑先生深慶得女士且
慙負多聞時先生鼓篋久亦既中年勤學矣余
從丙申歲一晤之于荆溪舟次圖藉在案丹鉛
在手余恠而問其東床馮廷陳知趙明誠新得
易安正恐飴後策故事愛受罰不勝茶錨耳不三
年遂稱未亡然其胷中具有千古必能悟于義
喬于情其視同穴之盟如飛鴻之必無再匹而

橘柚之不可移于江其視涼燠推遷鐵炭低昂如盛夏而見葶藶之枯嚴寒而徵欵冬之秀其他尸鳩均愛葛藟敦族與夫絶甘分少截髭先熊皆以爲史册中所常有固婦功亦母職也乃詹詹矜異爲今九一登賢書亦駸駸脫芒屩近簪佩矣太君視之以爲猶是母猶是子轉眄擢上第拜表伏闕誦母氏之劬勞烏頭雙闕歸然在門太君視之猶是母是子浸假而爲宋室蘇易簡之母禁中召見錦墩賜對浸假而爲　本朝夏忠靖之母燈夕翔遊撤上尊嘗禁鬻太君視之猶是母是子即壽居五福首爲至人所哆談而腐草喬松等爲脆質朝槿木瘿同於幻化庶幾永大年而垂不朽者維名與德乎余不能爲子矣羨墻悅惚猶或見之如九一者正以此爲岡陵純嘏之基與巖叟侍御輩交相頌而交相勗可也

高隱朱復翁年伯九十壽序

葢余於復中先生之稱九十壽也欲放世俗之哆言乃至有所不忍言不欲言而終哆言之其言同其所以言者異夫五福非一端迺上帝所靳其寵綏而侯王之尊陶頓之富所倖而弗敢幾者曰壽壽稱九十且與期頤櫛比純嘏天錫遐紀大筭於千萬人中得一二人焉是敦龐淳固所間植奮德揚光保世滋大食爲善之報此其最童徹者故曰世俗所哆言也乃先生之有今日也談何容易

國家景燦之運方際中天有一貂璧者盜驪龍之珠而吐其毒涎慘霧以唆食士大夫顧厨俊及之骫偏天下而發於吳中最慘先生有子德升雖未登仕版乃汝南月旦素以李范相頡頏既遘同人之難蜚語流布連鷄之勢岌岌矣於是邏詧者探訊者相屬於道遠近洶洶搤手咋舌所不知者獨先生一人

耳幸事得從中解父子相保今日得烹鮮具灑
奉一巵爲先生壽固造物者愛護令子亦未必
非矜全其賢父萬一餘波濺人而衰病中何以
堪焉故曰不忍言也憶十年前余嘗爲文壽先
生猶牽合祿位之占爲德升券雖窾說實至理
也又不知造物何意屢屢巧厄之迄今德升萊
衣如故而先生嬰末疾坐卧一榻者數年德升
鮮弟弟幸有賢配與佳兒佐之使先生病忘病
貧忘貧然出門跬步心怦怦焉三度春闈獻歲
而行甫竣事而歸身在鷄聲驢背間而心懸卧
榻之畔至今歲而先生年益高病未霍然已德
升遂輟念不復問公車而并先生亦不復以公
車爲德升刺促矣從此息駕及先生之世玄纁
束帛爲衡門光寵者故自有在若一編手授之
勞與德升所爲問寒伺暖彔聲下氣其呼唔相
祽者其效宜酬而不盡酬故曰不欲言也夫以

不忍言不欲言而終言之不過以亡聊慰藉之詞散其愁慼紓其鬱紆耳烏乎解人頤而余有所發皇揚厲哆言之無媿者固非妮妮世情之內亦非漠漠世情之外也　國朝設賢科三歲一舉舉不下千人其名號昉右孝廉而一顧名思之誰儻然亡怍乎德升屏迹公府名不逼諸侯口饜粗糲妻兒不免饑寒而所以奉親者食必精鑿衣笥有裘葛藥籠有參苓父榻之旁一

幸幃一布衾長年侍寢不知居室燕處爲何事今且以親老謝公車弗赴矣夫自有制科以娛親耻言絕裾者余所覩記遠則新會陳簡討公甫近則靖孝張先生基耳科名高仕路華膴人所豔說然纍纍者譜藉不勝載若得一眞孝廉以洗賢書之陋而維世教之闕一時之望重於公輔而萬古之評且等於皐卨天之所以予人子之所以報父者孰奢孰儉也余更有概于中

者祥麐威鳳等爲靈類而麏之出也多非其時非其地非其産以爲怪物而惡之迸迸戕於耡耰之下鳳隱丹山非虞庭不儀非岐陽不鳴狂鳥神雀終不能蒙其似九苞千仞之德孤懸于有無之間以動人之企慕故尼父泣麏而楚狂歌鳳良有以也假令德升從壬子後聯翩奮翮此時正彳亍王路丁此百六之運豺虺磨牙猰猰猶舞爪卽申屠蟠郭泰復生或不至黃門北寺耳褫削貶竄度必不免此於所生何與辱之有然震驚氛杌使老人不得安乞箸則不孝大矣吾黨二三子以介直殞命者勿論卽倖脫雉羅之外而寬搖骨戰中心惴惴德升之與吾卻同患不過丙寅夏秋間然終風瞬過疾雷迅撤一轉盼頃化爲澄霄碧漢豈若吾輩腋汗常涔手拳握固齗齒搗胸以日爲歲荏苒三歲之久乃始下巑岏而超灑瀕彼此相方其險夷禍福之

致何如也是天之困德升者小而全之者大也氣類所聚風會所乘不無小儆則又從而汴漁之吹蕩之旋即於無事而德升又善迎天意終儆其無事之福更不求吉祥善事第曰吾得優游娛吾父足矣吾因於此揣摹天意有所以報之法富貴福澤既有所辭而不居惟有康寧壽考耳於是鬚髮生鯁齒出沉疴若掃四體便安負暄茅簷之下策杖溪流之側以當代號爲名賢大儒者扶將左右而又有寧馨之孫提壺撰履以從祖武天地休嘉之氣一時萃合於此屈指海內慶門德祚寧復有第二家否也華轂朱輪宛類鼠肝七貴五侯更同蜣彈惟是父是子可爲世瑞可爲世儀余不敏更欲借此以破虛美之熏心開古今之具眼乃灑筆抒詞一哆言之世有識者能不以爲善頌善禱乎先生懸弧之辰在嘉平月余以事滯丙舍爰以次年

新皇帝改元之歲上元日揉酒携文而壽之

舊銓部封太史閃兄修先生壽序

造物孕含之氣毓而未剖必有人焉以荒之惟蹶泄有蚤暮故風候有今古若儵忽間擿抉混沌雕刻鴻蒙使扈冶者無留精善貸者無蓄寶則運會循環毋迺促而易竟乎日昃于東月眺于西蘭與露叢菊爲霜友凡時物胥然何疑于山川土俗當三五之隆爲冠裳藪窟禮樂淵藝

者惟伊雒南北泰華東西如今之吳越猶不得與函夏齒若閩粤麗百蠻西蜀簉巖矗峙皆隸在象胥文教所不屆也蜀有相如子雲而蜀不以蠶叢魚鳧囿粤有張曲江而粤不以蛋烟菁雨阻閩有楊大年蘇子容眞景元而閩不以卉服鴃音終若夫碧雞金馬風氣窈然至　昭代入版圖聞人寥寥獨一楊文襄徙而巴又徙而滇者惟嚴莽肅耳余嚮從

闈中得閃子中畏卷雋潔可喜類江左名流已發緘知爲滇士也進而與之語謂子遐方之學者安所師承而軼群之足協乎乘齊若是閃子肅然負墻以其尊人銓部公告又一日以公之秋興六十章相示而余栩然如游其父子間也蓋余嚮者嘗髣髴聞公姓氏云公束髮登賢書萬里計偕間關勞苦弗獲已乞寒韅自便已而借徑詞林轉司銓曹諸務雖拱手受成主者然嘗發狐鼠之窟又能鉤稽積牘爲少宰楊端潔公所器重其受螯也亦以此是豈脂韋取容者哉其所爲詩調高而姿遠拈枯韻轉腴拈熟韻轉超余是時侍先太君寢疾從憂愁憒亂中一讀一賞恨不一遇其人又五年爲已巳秋公以就養京邸始獲接謦咳而京塵碌碌邊烽又繼之觴咏之約猶有俟焉忽一日滇中諸公吳武部徵仲輩過余索贈言將以爲公壽也夫余敢

言不知公哉惟是滇之文獻少有所徵楊用修滇載所記段總管遺事孤臣怨女如楊淵海高夫人阿蓋主之類亦頗知詩篳路藍縷寔啓山林土鼓簣桴始基雅樂今六詔人文雖蒸蒸蔚起至於騷雅之壇誰爲罥蜀之相如子雲者公於用世未竟而青虹紫電蟠吐嗟腕間名山之藏其有意乎中畏稟其庭趨一經手授年少詞臣修途伊始掞藻固其職業而春華猶屬緒餘進之而楊大年眞景元又進之而蘇子容張曲江以破閩粤天荒者爲蒼山洱水闢成草昧從茲而後文章德業項背相望安得不以君家父子爲鼻祖乎余所爲壽公而并勗中畏如此若公之才從橫八面嘗遇紛梓之變伏劒乘埤指戲而定惜其伏櫪之志已付之龍文驥子不以錦韉玉勒爲適也昔歐陽文忠於闈中識子瞻而他日又能揚明允于朝余媿矣余媿矣

響玉集卷之三終

響玉集卷之四

目次
壽序
誥封冏卿樊翁八袠壽序
誥封陸老年伯七袠壽序
封侍御宇和王公暨配林孺人七十雙壽
序
勑封趙母旌表節婦王太安人壽序

隱君宋位宇暨配朱淑媛六十壽序
党侍御封翁七十壽序
金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封侍御衛太公壽序
姜母桂太孺人壽序
伯舅文起先生六十壽序
朱岱翁太老師壽言小引
宋儀部母李太孺人壽册序

目次畢

繹玉集卷之四

壽序

誥封冏卿樊翁八袠壽序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今皇帝御寓之初年凡逆閹所鐫削諸臣次第起于家還其侍從佐一時維新之化南州樊侍御仍用西臺被徵操激揚澄汰之權世道賴之踰年而以積勤擢貳冏寺是時升儲大典業已

告成推　恩覃霈後事而陟者格無濫而侍御
獨與同事兩公得官其尊人如子官異數也冏
卿公一日造余而自手其額曰子謂我沐殊恩
借譽命于　綸綍乎烏知其天與人巧相合而
成庭幃之瑞事也吾有父年八十矣適以今之
余月爲添籌之期紫泥丹誥繽紛而耀於其門
寵賚瑤篚脩髯玉綆横金而被緋以受子姓之
羅拜是天與之純嘏而　帝且厚錫之光也夫

數有循環筭有綿遠天所得而知也非秩臣不
賜杖于朝非德足以備惇史而光乞言之典者
不忝更老之席非國之上卿引年懸車者不沐
上尊肥羜之問雖至於登大耋陟期頤人主所
不得而知也今高年之尊　聖代且闕如皤皤
黃耇有司莫以上聞而與之爲侚合與之爲輻
輳受壽于天而并受其介壽者于　天子此不
知吾父子何脩而仰承篤祐乃至此極也余所

然笑曰子第言今日之所取者沃而亦知前此之所受者磽乎夫造物者固適幻不可控揣者也然一消一息如晝之必有晦晦之久又必有曙而日之永于火短于昴且乘其舒慘之氣蒼然而生愍然而彫者醞醅於其中則適幻者又若可以數計而燭照今子大夫席　聖王之覆幬睹景覘之駢臻不敢矜詡而常有踧踖靡寧之意爲純臣者固然其亡足怪若廻首而追憶

數年前情事痛定思痛有不泫然淚灑者乎臺臣奉職過慝不能隨俗卑諂韋韝擊帶朝祴或婞直自招然　昭代孝治天下非墨敗而幽黜則僇辱不及於親七十老臣一經課子得銀青在躬黔首又取其子而困踣之持斧執法之吏不免於讞訊孱孱弱衂且幾爲覆巢之卵垂白暮年慘悽憔悴其不爲高邑太宰之妻皖城都憲之

父一閒耳父子兩地中宵額禱但得以布衣聚首田園卽爲如天之福何意霧雰曀霾之後赫曦下垂鴟鵂墮而鸞鵠翔豺虎咿而騶騄出先朝遺直神靈所呵祐以佐中興之治者濟濟登朝且爲岐岡之鳳鳴嵎階之軼指而以直方之節含溫厚之旨襟襄名流表儀朝班樊侍御其最著焉　朝廷於廢錮諸賢固廢所不厚而君家父子爲獨摯造物於一代摧挫之後固人

人昭蘇之封植之而君家父子爲獨完正如晦明代謝之數而晷有短長陸有南北又乘其積氣之舒慘謂事同而享殊固不然謂事同而享必不殊亦不盡然也若夫公之家七世同居而四世同爨田荊姜被不足爲喻生平多長者行善氣迎人如胥庭皇古而一室之內肅於朝典南州廼名義砥礪之鄉其親之如陳仲弓而嚴之如王彥方天之綏公以淑斯世也夫豈無意

乎又聞公視履考祥篝燈作蝇頭字每錯落數百言康寧好德兼而有之卽以叅更老而備悼史之遺何忝倘一日　聖天子循三代故事不必杖于朝而以上尊肥羜遣有司勞問公亦思所以壽身壽家者而還以壽國之理勉酬乞言乎余不佞且簪筆而佇下風矣

誥封憲副陸老年伯七十壽序

皇帝御極四年際輯玉之期福建右布政使臣之

祺攝臬長事入計于　廷計甫竣　上召藩臬諸臣集　便殿詢民間疾苦暨寇盜充斥盪滅無期諸臣震慴　天威且新從遐方來未閑祇對多踧踖罔措乃有棣棣其儀琅琅其音指顧區中洞見垣一方又如揉斤斧而遊髖髀之間耆然自奏者臣之祺也　至尊爲改容傾聽知旬宣屏翰故不乏人宻勿重臣相顧嘖嘖謂微右方伯且孤此　隆典於是公卿大僚并同時

朝集之使造逆旅而徵其詞曰子大夫與王言如響維樅維鏞懸而待叩何儲蓄之豫邪抑別有授也方伯君逡巡而進曰是家大夫之教也家大夫之善於教人也不獨孺子葢其盛年時推擇爲諸生祭酒闔中之士恒以數十計擁皐比談說從横自文學而推之於吏治瞭如也就經術中能以腕素之靈闢疑城鑿堅壘使懵者頓豁其滯情解者望鞭影而摩騰於百折之衝萬仞之崖擴如也褒衣博帶彭宣戴崇之徒或捧承杖屨或飫聞緒竹分其一藝皆出而爲一時名儒乃鄭玄之帶草空留楊震之鱣堂未躍至履綦既散剝啄無聲朱露飽研青燈孤映呼孺子而詔之曰爾亦知政事之所自始卽文章之所緐終乎成敗得失之林紛羅而環列者以爲入官之梯航而實服官之龜鑒也故對古人如對　天子今日縱筆灑之言書生所欲言

卽宅日矢謨洋洋而言盡臣之所不能言余小子謹識其語三十餘年如一日春秋兩闈之獲雋者質言也水曹六載之浮湛者澹言也與起一方之師模者格言也至外而勤勞八閩內而靖獻　九重無溢言亦無讐言溢言讐言者餙讐言者憒臣實名儒之子也夫何敢憶俶裝入　覲　闕下家大時取道故鄉實覲我庭闈而後趨夫則諒我以政績而責我以海波之沸騰與山柵水砦之弗輯樓舡師之不足以馘斬鯨鯢清宵詰問甚於宣室之前席令臣之入告者業已爲家之嚴君先告之昨日所言而今日覆言之猶一口也於是公卿大僚并同時朝集之使轉相歎美以爲非是父無是子又從而問其尊大夫之年知其老而傳也夫古之憲老者不有乞言之典乎人主臨廱執爵酳得更老斥詞輒載筆而登之惇史自有書契以來所謂惇史

者未之或見而四岳之師錫十二牧之拜颺垂之竹帛千古爲昭夫有名臣必有名言而亦知言所自出乎古之祭者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　聖天子方以敷奏之典寓其明試方伯君循良殊異再課爲天下最行歌豳蕭以寵之而豳蕭之詩不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乎美其臣者弗祿之未足復期之以眉壽若知其有是父有是子其爲純嘏之祝何如也況其子之所

敦奏實挾惇史以獻爲之父者身在丘園中日與山農野老爲侶而爲龍爲光已輝耀于　明堂朝后之年此　聖世之奇瑞希孟以宮僚猶領史局不可無紀以彰其盛因方伯君之歸而上壽也爰書以贈之

序

封侍御宇和王公暨配林孺人七十雙壽嘗讀詩而慨夫臣職子誼不相爲兼也北山致

感於貽憂鵜羽抱恨於何怙沈綿菀結恨不能
抽簪解綵婉孌二人之意旁至陟岵之篇父若母
相顧咨嗟慰以夙夜勗以慎旃其意彌溫其思
彌苦安得爲子者朝書笏而暮襭簞又安得宦
轍所到几杖在前板輿在後終其身無曠違乎
明制設官無分中外咸得就祿而養惟蒔斧
使者爲 天子馳霜威揚電照乘傳按部單車
無倨益 祖宗朝尚有閭行微服馳入郡國偵

吏治問民疾苦信宿而去人無知者若使奉父
母挈妻孥輜軿載道結駟相屬安能迅捷若是
故 臨軒而遣惠文之使明知其牽袂悽其而
不得不奪其子舍之驩使其如獨鶚橫空孤鴻
度塞挾氷稜雪華之氣以洗其兒女情 先朝
立法良有深意行之二百餘年如一日矣漢川
王公以 今上之二年按東吳四郡正值狡夷
內訌寓內騷四郡財賦藪大農急軍需牒如

甫下開府重臣率水犀之師入備干陬人情皇遽一昔數驚公以身任彈壓而兼填撫之俗用救寧又嘗卵翼循吏不使爲蜮矢所中葢公之崇正醜邪自天性然方其立柱下激揚梗槩已具封事中既卻　命出設誠致行使賢者獲夏屋之庇而敗類者如老魅之獻形於然犀魚驚烏駭者帖然於澄囷靜林之下墳首頩尾皆徼恩蘇息而蚜蚄之蝕我良氓者懲之毋少貰於是盈盈頒禱浮楊子而北溢滄溟而東而公每逡巡退郤爲諸薦紳告曰其何知爲政此家君與毋氏之明訓也則又臚舉其實以徵之而知其尊甫宇和先生者孝友著於家和厚著於里窮經之報不於身於其後人解子衿之服而服繡衣視諸生時泊然無改也遺廬數椽先祖所攸芋也有弗肯堂者宅人入室焉先生之決計恢復也猶豐圭戎亏之還魯廟其復而未遂猶

七日之泣秦庭而三年之立於吳庭也若林孺人之事先生則猶桓少君之事鮑子而其課諸兒也猶夫魯之母師也夫以三物教萬民而八刑糾之采風之職也今出而奉嚴規入而遵慈訓斬斬如也斷斷如也子大夫知其之按吳也而亦知坐堂皇延見吏民時時若兩尊人臨之且言提其耳乎則又愾然咨嗟曰兩尊人年且老矣登崖嶠之巔遙望漢渚增白雲之感焉比歸報闕廷而簡書載及于役巖關日聞金戈鐵馬聲而不知鷄聲咿喔中起而問涼燠者誰也與言及此又不勝勞臣之感焉希孟起而颺言曰不聞唐宋間君家有故事乎唐有王起之子住都下而父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爲郎官谷宋王稚川謁官京師母老留鼎州黃魯直貽詩有慈母每占烏鵲喜之句此皆至情然實細節也惟韓退之贈歐陽詹曰詹父母老

矣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況以宇和先生之志行林孺人之嫺於大義必當如柳玭之家凡子孫之涖官者潔已省事而後可以言家法又必如雋不疑之毋聞多所平反乃喜笑爲飲食若依依然纏綿於庭闈之旁何貴於是父是毋是子今侍御公之勳德如日方升兩尊人雖春秋高亦望其日卻再中余不敏以部民之誼與公之年家

子同聲而賡南山仍舉烝民之風夜匪懈以告不敢引陟岵之凩夜勚其離思也

趙毋旌表節婦勑封王太安人壽序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中書舍人趙士履以毋節上聞乞表揚如例 制曰可烏頭雙闕行旛峙于虞山之麓矣亡何而中翰君晉秩起曹尚留青宮覃慶恩以俟俟 再命之錫於是節毋復稱太安人問其年漸登指使矣其嘗其事薇省

者爲銓部牟君民部郭君與其舊寅長喬君輩
聯鑣詣余請一言爲母壽夫以一老耄升聞
帝座使菟結幽滯之氣童日月而爛星辰此於
循環之天道本無僭濫然酸風冷月羌燈布幃
引淚洗面顧影傷神凡葬顏雲鬢少而壯壯而
老竟化爲斷烟荒草而莫之弔者可勝屈指哉
余嘗見郡國掌故所籍記婦婦若而人蓋百耄
不能得一旌也旌矣而復以遺孤成立被　紫

泥之寵數十年以前不可知若邇日所啄談者
實自先宜人始而汪大行顧侍御徐太史諸家
貴相望于吳趨間茲於太安人再見矣臚舉其
家世亦稍有異夫吳趨三四家者固舊族實單
族也松筠之根或蟠于巉磵或托于幽崖瘠土
灘漱涮泉浣濯雖當春陽韶豔時迺其所稟者
秋氣所含者貞憙鬱然而葱蒨者皆霜姿歗然
而歌嘯者皆商絃也故零之以凍雨搏之以層

氷而適符其性至於疏圃會城之種植向金谷
華林衛以離欄擁以繡幕即遊颺稍厲麗景微
暄猶恐婀娜之不勝而憔悴繼之若夫舍東皇
于中馭依北陸以長年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即
受命於地比惠於君子者猶不足擬況靡蔓之
屬乎太安人爲奉常敬美先生愛女宗伯汝師
先生介婦生而明惠與群從昆弟以詠絮頌椒
相矜許托身叔度雅稱嘉耦若使琴瑟永諧其

靜好穀穴無間于坳存出佐窺墉之職處同挽
車之樂吉人淑媛此豈世孰比京而造物者偏不欲
以蒙休襲順之境晦女士之剛腸掩毋師之瑋
節遂中道奪其所天既奪其所天而百責交瘁
一身兼支於是奪其豐盈而予以磽嗇奪其幽
閑而予以拮据奪其流黃七襄擣素千砧之韻
事而予以瓶罍互恥公私交責之憀況繞鄰諸
孤學業未成待教婚娶未集待禮猶有衣不掩

脛者待解襦食不果腹者待含餔處高閎偉閣
中與寒畯之婦喪我良人閔閔斃斃而無可控
者情事幾相等嗟乎以今遡昔此二十一年間
積涕泗可成悲海聚惋歎可結愁城何意今日
玄宴窮青陽布嚮者藐諸惟恐莫爲卵翼未能
自脫於轂今且以丹穴餘輝棐集鳳池爲　天
子典綸綍旋又領將作始爲侍從臣繼則爲僝
工勞臣讀其伏　闕陳清之疏　九重當爲悽
惻至於　旌典行而爲風聲之樹　封章需而
爲劬勞之報天之所以酬太安人者一虛一盈
何啻若張弓而凡爲人婦爲人臣爲人子胥可
自信矣夫太安人產于瑯琊號爲文種劉光祿
杜當陽之篇必與唯命同習而其君勇汝師先
生立　朝以忠節著氷稜鋩幹至今有生氣焉
太安人之爲婦而以節著也忠教之矣今起部
之爲臣而能復以忠著也庶無負節母之教虖

否則畫繡登堂稱觴百拜猶之乎世俗之壽也
烏足爲千秋不朽壽

隱君宋位宇璧配朱淑媛六十壽序

宋位宇先生以子起部學朱貴行且膺 璽書
得如其子官厥配亦將號命婦易縞巾而簪飾
矣何以稱隱君與淑媛稱隱君淑媛以悳貴也
以悳貴明不以子貴也不若致於親之爲娛凡人子所屢邀而不敢
必者曰祿位其致於身榮也不若致於親之爲娛

快也簪屨之士皓皓矻矻不能應弓招下迨傭
伍逐錐刀或聲名叢詬而不列於清流而有子都
通顯莪冠繡紱揎讓於邦君大夫之前裒然尊
貴也邦君大夫歲時而修憲乞之禮賓之初筵
惟不越里閈而一命再命者狎主之厚高之報
庶幾分尊養之毫末以慰明發而爲之賢父母
者或怡然適也曰人生過隙頹齡暮景光爍滿
前得如是足矣又或有悆然而不受如顏延之

不喜見要人何尚之因傾朝相送反以爲恥而
近日吳文仲少參之尊人恭先生終身不掛
朝章識者歎其高而通人以爲癖夫人子備物
養志一甘膬一紈綺踞而獻之終不忍拂況國
有彝典　明王所以教人作忠者虐惟是鄉井
小兒懵懵無所鑒別見皤髮絳袍連衡結軨呵
殿相屬者指而數之曰此某公父此某公父而
父之生平本末宛若陳冊中茫無搜訂謂造物
者業已齊之矣烏用九品中正及班氏人物表
渾淄而輕重爲而余獨不以爲然蓋末俗耳目
盡爲熏灼所敓即一官家中銕炭低昂惟菀枯榮
辱之是視漢太公之擁篲迎門與洛陽季子之
蛇行匍伏者皆習爲故事若謂父毋非子不有
今日然子非父毋又安有昔日哉蔑論棄孺得
一官去趨庭受經之日無幾即位極宰衡爲國
家進賢退不肖仰佐昭明之治又或爲憲萬邦

稱　天子虎臣麟閣揭觀名高紫宸然而崇勳
積閥何所自來父母而賢固義方所型范卽父
母而未必賢亦祖德所醞醅也且也公慙卿卿
慙長祿位之厚道德之薄席累葉而瞰高明猶
閔皇過計焉故韓忠憲因康公右相與猶子宗
彦同擢第歸公喜置酒而持國深思知其有嗃
嗃之訓陳堯叟兄弟皆舉進士其父省華每對
客諸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以爲常夫且不重

其子又豈屑以子重父春陽披拂群鳥獻哢百
卉凝粧而徂徠新甫之松栢依然含肅穆之風
矣位宇先生繩尺矜嚴觚稜峻嶄與人薰然樂
易兒童得而暱之而直內方外凜無出入其於
成弘以下啟南存理孔嘉諸名賢未知何如若
其內行恬修孝友無間則王以道國博陸延枝
處士庶幾近之矣至於胸藏富有如三吳錢穀

賦役水利諸事梦如繰絲茫如鏤空司簿牒職掌故者擩口不能道公抵掌娓娓若筆之於書可當太史公河渠平準其它天官醫卜之類蔑所不諳曉蓋雅負用世才而厄於遇不獲用卽不用而自毛納言公輿陳宮諭明卿三兩公外亦絕無知其用者昨年虜警後租調繁興轉輸不給當事者貽書相質余稱公以對亦漫不省天其意者欲留其大用以付起部君乎葑溪之有宋也自明經坦菴以至比部濂川兩公起家迄於今百數年矣書種善慶蘊蘊隆隆待今日而起部君與武陵君後先競爽其兩尊人皆以嗇葆之以素堅之余別公三年不見而見起部君之登賢書與擢上第恂然而有孺子之容也又退然而傴僂若不勝　天子開秘書省以待吉蔫起部君述其家書以告曰惟我大人慮福之逾涯而著仕之宜遠於競也有道之旨非終

身弦韋哉公之配朱生長素封能蠲桓少君奩
幙之貲以佐鮑宣公之行義於里爲德於家也
有同志焉其不羣餙而貴與公之不矜紳而貴
也皆以身貴者也故因起部君之乞言爲壽也

党侍御封翁七十壽序

大寰之内華峯矗峙洪河巨流爲嶽瀆長攬金
天芙容頫眺群巒若携子孫滍沮渭汭環百二
以蟠結都會鮮原既度我阿我池漢唐挺生偉
人指不勝屈卽　定陵以降數十年來所號爲
氷柯鋟幹峩峩千常作　朝家之礎柱列衆正
之楣橑如太宰孫恭介公御史大夫溫恭毅公
李敏肅公藍田孫公大司空馮恭定公大司寇
慶陽李公皆闢中產也魏崔煽禍興北寺黃門
之獄榜死孤貞碧血徧灑而青澗山中有一人
焉濱九死而得免疑嶽神河伯實護持之故闢

隴之士從搦管奮起天衢益稜稜自好幸而遇
其盛則爲鳴陽之鳳爲和陰之鶴不幸而道與
時乖終不屑姺阿逢世嘯嚘爲苟容神羊直牴
孤隼擊卽至於羸角摧翎而有所弗恤然自
古蓋諤爲性者不難危其身以奉社稷獨興懷
屹岵惟恐言出罹咎貽憂垂白爲之親者旣爲
子蘄榮腆并爲身蘄安亨亦願陸海無波飛輪
日駃謝伏蒲折檻之名何無以父母之身行殆皆

恬情不足恡獨陳倉党太公者自侍御著仕南
陽就祿郡齋徃徃以平反寃滯汰濁揚粃爲乆
著之三侑暨侍御拜臺千里貽書謂老人無恙
有秣數十斛花藥一欄足供吾卒歲事方茲
神聖在宥昌言滿庭卽虎豹九關沉沉莫叩亦
宜齋祓盟心積恍感悟不藥石安成魚水萬一
雰霏偶翳風霆迅發於順受爲常經於騰徽爲
令望使我以豸繡榮而冠裳巾幗之誚與若共

之孰共驤眉昂首得言則言其遇也可以導宸
蘧之聰補袞衣之闕卽不然而稱宇內一奇杰
男子宅日可以對諸先達於地下者卽可以娛
老人於膝前侍御得其書每與同志誦之故能
以錚錚侃侃領一時之望視恭介諸公實爲代
興余聞而歎曰有是哉眞是父是子矣繇來默
容言遜之訓一誤解輒能誤人夫容者祇容於
深林大壑未聞以金閨紫闥爲容遜者先遜其

膺仕通津豈可以飄緩曳組而遜且此時何時
乘此不諱不傾吐發舒而妄擬容遜其爲不敬
莫大乎是更憶五六年前搖尾宦寺之門垂涎
公孤之坐者文犀刻玉拜舞椿堦考鍾擊鼓摩
肩布武僅足博鄉井小兒片時嘖嘖識者睨之
直謂負塗之喙被繡之牲耳正不必鞶帶三褫
丹書萬古足使尸居暮年含羞入地矣通達至
理以名義相成如党太公使人子得安意畢志

以發其勃窣之忠而暢其旁達之志於是乎垂
史牒播天壤雖在陳編斷簡讀其封章凜然有
生氣而身壽前喆有云公論國之元氣也惟褒
美抨擊下稟民彝上符皇極無以黨偏淪亂是
非力挽平康正直之運以保我子孫黎民而君
壽從是匡弼在一人釐正在百度王德清明臣
職脩舉布政酌競絑之重撫寓臻恬熙之盛而
家國與天下俱蒙其壽既合一世以開壽域而
爲之親者蘧蘧然落落然婆娑于紅茵翠幄之
下逍遥於篔輿犢轅之間以泳化日樂大年雖
曰老而傳其於無涯之理則猶嬰之未孩也哉
此余因馮鄴仙王偉奏諸君子之請願矣卷阿
之音介初筵而問惇史之文也

金母朱太淑人八十壽序

今皇帝御極之四年右司空金公拜表陳情言臣
有母朱太淑人年躋八秦矣臣先年遭逆閹之

禍每以溘先爲憂慮不能終侍臣毋蒙
皇上脫之湯火之中扳置棘寺洊歷今官迺宴然
數千里外忘知年之喜懼乎卽臣有兄弟不敢
徼　恩終養乞假臣休沐之暇歸拜慈顏以彰
明天子孝治之化
上以將作事繁且需公者正有待格弗許然讀其
疏者爭豔說之羨公有壽毋以上卿祿賜所入
飾戴勝市繒縞不遠數千里郵而致之卽不能

綾纓端韡左紛右捍陳饘醪芼羹以獻而身爲
天子股肱以搴帷倚榻之笑語移而風議於
朝毋固憶之也當公爲銓郎以清正不阿權要
爲逆煥所構煽是時以鈎黨赴北寺黃門者不
下二十餘人家有老母一昔聞信驚悸痛摧竟
實厥軀者吾所知有兩家焉清源之周毋皖城
之左毋是也公幸有天佑不至與左周諸君子
同登福堂而迨來會城屏息對簿一時大吏陰

伺群奸之意旨爲低昂爰書數月不決每一離
家升堂辭母母若子必交以好言相慰勞乃暇
顧問豈能無潸潸淚漬令凜霜之後化爲春融
嚮之南冠灑淚者且聽長樂之鼓鐘領承明之
劍珮即棲遲邸舍陟屺興懷而捧檄之驩叱馭
之志在母不在子既不願就潘岳之輕軒亦不
願享崔邠之樂部惟祝其頻危倖脫之身匪躬
盡瘁報効　聖主老人幸健七箸且叔出季處
晨昏可依勿以衰遲爲念則足　明旨之慰留
弗遣與慈母之祝轄而不聽共入也同一心也
爲臣忠爲子孝者烏得而拂諸公之還　朝即
拜大廷尉

上因虜騎蹂躪赫然震怒公卿以下桁楊相望持
法者欲少貰其辠即移臬臬之比於
世廟庚戌後治諸用事大臣庚爲嚴峻司敗廩廩
救過不給肺石之呼褒若充耳公宛轉披瀝積

誠善導殫其忠愛上格
之異三年停市曹之典明年赦諸囚中外驩
呼誦　聖王萬年而識者頗歸德於公夫人臣
聽命主上猶萬彙聽命於天剝落開敷惟所置
之諸臣不稱任使分當受盤桮但以　國家千
萬禩需長之脉如日方中而　聖天子久道之
化則又旭曦之始昇公之以仁厚劑威嚴也豈
爲諸臣以壽　國壽　君也仁厚之脉　皇心
默孕之而執法持平如郇公者又能滋培而濬淪
之夫競絲舒促國與家親與君非兩致也天保
之祝其君曰俾爾戩穀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
四牡之勞其臣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
諗凡所謂泮渙優游弗祿純嘏隱然與其親共
之以體勞臣之心故三代有道之長王與卿士
大夫同躋壽域而不尸其功余詞臣也誼當載
筆賡廱酌之盛於此日之　君臣有厚望焉會

予有門人潘某受公國士之遇行出守公之邦而以太叔人之壽言相屬向者太叔人之封也希孟實當　制嘗以宋齊賢母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手詔存問爲況而公之乞假也則引嶺南黃宗伯近例夫宗伯之歸省以太公期頤非耄耋也　天子若曰俟二十年後吾當以宗伯之假假爾若夫陳上尊餼率循宋太宗故事憲養氣體而不乞言爾時潘子徹公知遇猶甸宣此邦當負　璽書以從　封侍御衛太公壽序

嘗讀衛武公抑之篇末始不廻環諷繹讀罷而三歎也以彼衰耄餘年視蔭不暇皇恤其它而諄諄於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何其慮之長思之密也迨吳季子觀周樂聞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惠如是蓋康叔十世爲武公武公之陟降繼序本於康叔

武王之封衛也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以訓之
視他剪桐倍爲頎摯寧獨以遠惟荀成宅心知
訓哉祇適文考紹聞衣德父子作述間敬承家
法具在也余之交於衛侍御帶黃先生也晚然
每讀其封章似欲以巨靈之掌挽洪河而西之
振嗦而忼辭不嫌於哨哨也其心赦然若燒若
焦人或咎之曰何不護若官侍御曰夫官能榮
我哉是秋蟬之翼也剪之易爲力又櫚槐之有

宿瘤決而去之更代我鋤一累也又或咎之何
不護若身侍御曰吾聞之列禦寇矣可以生而
生天福也可以不生而不生亦天福也且便則
申否則蟠不可也賈欲鬻而畏囂不能也業已
委之矣何護又或咎之何不護若親於是矍然
起曰是吾舅也吾有父七十有八矣生而孝友
廢間田荆姜被怡怡四十年生平不知有讒鬩
也課其子爰及猶子子幸以青箱之教濫膺一

命父亦改初服爲朝章則色喜其猶子馨華而遊家塾者紛紛歌子衿後先十餘人則益大喜七箸衍如也恣情於圖籍山水間迺如也而乃以子之牙咳貽老親憂吾舉也已乃愾然歎懷猴冠以自媮快者蓋嘗折腰爲寧國之太平丞境以內風披而露浥諸大吏才之命攝涇縣事有巨族數群不逞以發冢爲事黃腸珠襦多不

免者茲土者攝於蠆毒相戒不敢問父則捕而寘之辟方其未辟咸咋指爲父危而恬穆自若蓋不特矢一官殉并矢七尺殉也其最子也自寃抑感三光而　聖明猶精求申商之學恨其不秋荼也則以敷求先王克恭明刑之詩爲教天下平奈何使直臣以南冠縶朝士充塞犴獄鄉之待殣者竄而入潢池至於燎原不可撲父

日夜爲祝梓念至亂卒反戈三齊驛騷靡一人
逆其顔行狡酋渡河長驅深入内地旦夕寢處
堂奥而　廟議謂兩犬爭骨耳亡恐杞漆之歎
父勰勰焉則以修爾車馬用戒戎作之詩爲教
以九閽遼絕可柰何父言之而聽藐藐也何以
爲子何以爲臣葢余今日恪父命共臣職吾父
聞之而喜又可知也以吾父視武公之年葢一

星而近矣使吾以紫泥天書數十通爲壽不若
以柳汁藤牋諫草數十通爲壽而賓之初筵所
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者
所能何事能官乎抑能明其道信其志夙興夜
寐毋忝所生之謂也於是嚮之矍言者囁嚅不
敢竟而有端尹仍領史事者謂御史言善訏謨
展告莫大乎是請以告邦之司直

姜母桂太孺人壽序

大寰之内洪河溯瀉華崧矗峙吐吞蒸撼日星爲搖千常萬仞穿雲脇而上轉峭轉孤人以此爲山川之奇不知其爲偉人杰士俠客貞婺千古生氣之所聚也景麗春穠窮崖僻落化爲錦叢祇覺其妖冶靡曼有物永貞爲天地根玄冥不色沃瀆無聲其在清霜墜晞灌木搖落之時乎滿目荒楚可唏可獻而後脆者勁溢者閉故記以歛藏爲暢月又曰諸生蕩蓋能以悽其坎

壇攝四時之正而後嬗化于亡窮吾以此徵姜氏姜氏在

神廟時有給諫松蟠先生效史丹伏蒲擁衛　前星被放還山其弟孝廉公經明而行修兩上公車會同行者病且死謫護經紀幾以身殉有伯桃角哀之風竟以攻苦文童乾肝焦肺一日文成忽目光墮地五色旋歿子身賓京邸時耑愚方髫年徒跣犇四千里望城躃踊行路聞之淚

蘇蘇不自禁其母桂太君倚門而哭尾燈熒然
冷風颯背則煢煢五尺孤從關河氷雪中迎精
而至矣嗣是母子晨昏相對凡一溢米一蔬果
皆涕淚縈絲相和入口太君之絣緼機杼耑愚
之筆牀書簏無處非啼痕四壁斗大僅容一匡
牀有溫惠若任只者太君心惻之并惻其蘗生
子與之共衾裯耑愚有嫻陳晝則操井臼視庖
扁夜則支板榻題上徒彷巢烏而棲耑愚席一束
藁與繩樞相傍鮮伉儷之驩夙興發青箱讀聲
琅琅毋聞之而喜對藜糝麥飣忻然一飽矣家
又推而共之念我良人以友生誼重至於捐功
名赴水火著百莖而共一本忍其肉未寒而乾
餧貽譽乎故凡林林食指胥待以飽與夫待以
生待以長待以婚娶者始猶仰給貧孝廉繼迺
仰給于貧孝廉之婦而爲孝廉婦者不啻羽譙

譙尾翛翛矣姚子曰世有聞喆愚之家世而不墨墨酸楚肅然起敬者哉爾鄉之君子爲大宗伯薛天谷先生其習于姜氏之事也最稔乙丑闈中余發覆得喆愚姓名宗伯拜手相賀曰是孝友廉節之家吾知其後之必昌也此子羈冠成童重趼匍伏扶旅櫬還于故鄉四方嘉其知禮吾知其名之必達也是秋秋然丹陵之種翼若干聲若簫者乃爲子弋獲乎余曰是父是子洵矣然父見其苗而未見其顆栗也子則含蒙蓉于父而雨澤之亹亹未達也其間必有毋儀在既而徵之果信喆愚始爲薇郎迎太君至津門聞虜警或勸南還太君曰天下方多事北上虜虜也南下不虞盜乎停橈不動比解嚴喆愚以板輿逆太君曰今南下時也吾有季足以倚老汝王臣毋用我爲念鷁首遂南亡何喆愚主桂下惠文昂首亢眉無撓辭焉意欲率群臣百

吏相與彊君撟君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而後已其惓忠雖有所不盡格然內貂寺外丞弼重臣聞其風而憚之能以片言開世運重輕　天子念六詔弗靖使持斧往詰問因便道上孝廉公之冢而以一巵爲太君壽其梓里同志馮阮兩給諫後先請余一言用補　衮綸所未備葢孝廉公僅以前愚中翰贈而太君之稱太孺人猶初命也善乎楊子雲之言曰不縣其惠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已泰矣否則朱輪駟馬金朱煌煌庸泰乎吾請以是頌太君而并諗於天下之具是母是子者

伯舅文起先生六十壽序

司馬君實在洛中爲堂于獨樂園讀書旣勌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採斧斫竹擅天下之至樂乃云傲世之言曰叟之所樂世之所棄推以與人人皆不取故自號曰迂叟叟之在洛

也與劉貢甫范淳甫輩開秘閣纂千三百年之
事成通志一書爲職業而與文寬夫富彦國輩
十三人置酒賦詩訂洛社耆英之會爲遊息君
實於耆英中齒最少而僊然自命曰叟蓋未六
十而叟也未六十之叟日與蟠蟠大耋相留連
有樂而終身之意而田畯野老婦人孺子或群
聚指目之不得已則搏頰而顧號之曰君實君
實其以西府之貴留臺主蘆祠最爲淪寂而
稱之者必曰司馬相公它日在揆之昇實從讀
書堂前以踽踽之踪默縮元元之望今天下詘
曰無人若夫朝野繫心同符君實者不得不推
我伯舅文起先生君實登第蚤科名猶陸陸人
後其崢嶸自樹始于同知諫院及待制天章閣
時侃侃論列定宗祏大計參濮議則闢歐陽永
叔論陝西義勇則忤韓稚圭而群公轉重之蓋
學以仕臻名以漸著也先生登第稍晚當其在

公車時已稱人倫物斗比勾臚第一簪紳扑手相賀歡聲塞涂涂人以爲名世應運矣時逆閹甫見芽蘖大司寇王莊毅褫削去御史大夫鄒忠介群小齮齕去先生抗章極論遂左其官而忠孝狀元之名遠符皇祐所祝至鉤黨禍作被逮殞命北寺者二十餘人而精光奕昱則楊忠烈周忠介爲最奪官誥誥隸籍編氓者數百人而聲實炳蔚則先生爲最　聖明踐祚從田間入侍　講幃展卷矢音非憂危苦詞不以進猶謂說書尺幅易窘兩草封事益暢前旨而首擊雄踞銓席爲莽戎除道者復以此不安厥位從此先生之名如登岱華轉蹲轉峻而有山如雲則手可攀足可涉非有雲如山負虛望者比也先生歸而長安物情日紛幻元氣日澆湯湯潰流非土提石闕所能捍必底柱長城倚天而峙廼可以障犇嚙之勢屈指當世匪先生其誰而飛檄

遄徵弗赴長宮庶懸凝丞之席以待亦弗赴日
苗蘭芽畬蕨筍課子讀書頗類君實獨樂園故
事爾來仕版中多餘老隱年若劉模之徒比比
皆是雖在青門白社苟非寒焰不然頹陽將墮
爭諱壽不談況於指使孰肯建鼓以號於人而
津津自壽人亦壽之不辭則迂叟之與先生千
古爲匹矣夫厭寧元豐間群天下鵠面雞皮之
叟爭相跖藉皆困于新法以殞厥生而能以身

開仁壽靈長之脉使野花欲笑嘐鳥依人者迂
叟也又群天下白髮丹喪之叟迄於槁項黃馘
不獲申其志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而能以一身
樹老成典刑之宗使寬夫復入平章范堯夫呂
晦叔微仲後先執政衆正茹征群衰距脫以成
元祐之治者迂叟也是叟也可以老亦可以老
天下之老養其天穌引於大年正今日所急需
負君實之望者不得不以君實望之然猶爲天

下祝非爲先生祝也其爲先生祝者言乎壽則
如寬夫出入將相終躋武公之年言乎樂則如
裴中立功成身退築午橋開綠野與白樂天劉
夢得諸子把酒窮日夜相歡而凍水氏皆非得
全于天者獨其介在潛躍身關泰否兩者巧相
符故僭爲論次若此以其之無似夙爲先生所
憐愛其同官禁近如汲長孺之司馬安今先生
追于蒲輪將皃勉就道正君實從陳州過闕之
時矣東山未許久卧請以安石別墅乞與甥羊
曇可乎先生一咲而頷之

朱岱翁太老師壽言小引

安寧朱太老師挺生梁益拔秀滇中灝淼文瀾
與昆池而鬬灩嶒崚道岸共玉案以孤青挹其
味則玄水未衆挼其輝猶太璞不琢釀茲積慶
肇起我師緣河岳之降靈秉文武而作憲戎樞
籌幄似頗牧之在禁中關隴藩宣如范韓之居

幕府當賜履之行遍佇袞衣之將歸而繫念南雲永瞻北屺以　國家股肱之用供嚴親櫛縰之懽風憶蓴羹念極橋椿而轉切日移槐影戀桑榆而勿諼漁樵甘　聖代之逸民烏哺極天倫之樂事然爲子者姑委身以將父明發抽簪而在親者願移孝以作忠晨昏勸駕勉釋芰荷之服還尋繡斧之冠權重外臺維荒僻有資乎彈壓情兼內顧必密邇始便於扶將借竹馬以迎來指碧雞而在望用展孝思於不匱更伸祿養之靡窮茲者拜　命還旌陳觴介壽鯁齒駢出忻七箸之加餐鳩杖空携慶履旋之屢鑠洛疇初演終平格以爲期海屋新添遡攬揆而未艾珠履集則瑤華與之競投綺席張斯金石因而互戛以至書郵傳青鳥之札詩筒貢黃澤之謠莫不曲致抽揚翕歸頌禱然而展親報　主之念恩勤菀結之思或知之而未深乃言焉而弗

覲某才非騏足身厠龍門趣承絳帳之中飫聞
家教摳侍黃臺之畔諏及行藏用敢抒其大端
布之簡首至若金罍酌酒恩挹海以爲漿銀管
摛詞爭掞天而作繪祈竹苞與松茂頌若清風
更塤唱而篪鳴歌同白雪作者具在慙余未能
在弟子依永而成聲見吾　師備物以養志爾

宋儀部毋李太孺人壽册序

葢以青鸞授簡集慶殿闕黃鼠陳謠帳懷修阻
魯侯燕喜難騁濬岳之軒頴叔遺歸未脫崔邠
之帽今欲考鍾伐鼓介三爵以稱萬年可無刻
瑰離瓊藉百篇而廣五福宋毋　勑封李太孺
人乃儀部君所自出也縞綦椎髽同牽鮑子之
車絣緼鑪鹽用佐梁鴻之案既蘋潔于蓬牖復
蔑折于蔟堂指斯織以爲言顧此金而不愛所
以鳳毛絢采麟角峋嶙至於寃平東海爲良食
以加餐葛產南交遂郤筒而不御豈特端韡佩

宣文之教兼以垂紳守敬羡之規若其精理奉
玄碧落現紫微之字齋心入道絳霄表丹鸑之
窺今且壽倒三松年超二絹凍梨秋老皴同仙
李之根安棗春酣釀過靈椿之算仰期顧而漸
近如縫伯姊之裳俯耄耋以相携可牽良娣之
袂令子寅清列署行佐執酳于虞庠賢毋胡耆
維時姑代乞言于彤管爛光華兮卿裔旦旦彌
長湎曲折之璇璣霏霏競奏首弧貫宿仍隱現
于蓬山銅狄干霄並嶸嵘于日觀不有文星助
彩曷昭天秩增遐僣以糠粃導其珠玉

贈序

敦翁孔老年伯

崇明縣明府魚

大光祿毛具翁

嘉興司李

繪玉集卷之五

目次

贈序

敦翁孔老年伯三品榮封序

大光祿毛具翁榮封三代序

崇明熊明府魚翁覃恩褒封序

嘉興司李谷翁姚年丈考績序

長洲葉明府慕翁考最榮封序

長洲韓明府鵬翁考績序 代作
又代作
蔣公鳴司敎石埭序
目次 畢

吳郡姚希孟孟長甫著

贈序

敦翁孔老年伯三品榮封序

先聖于辟廱肅將竣事

今皇帝御極之二年謁

命師儒陳說經義爾時升堂坐講者爲孔祭

酒貞運 先聖六十三代孫也以敷陳稱 旨

晉擢詹事兼侍讀學士回視臚唱之歲甫踰十

年　寵命峻陟人以爲異數廼詹事復念家學
囘本非父弗生非父弗成且今年八十有三日
崦嵫矣　煌煌紫誥表章于荒烟石馬何如身
親被之請封臣父如臣官　上曰可於是封公
繇宮庶晉宮端階通議大夫黃銀加以珂餘綵
繡新其翬羽與皤髮朱顏交相炫映凡爲子者
爭心豔焉而莫能京其盛則相與讚詠之圖繪
之以爲九霄之仙籙十齊之眞誥使浮河之老
髻擁星冠飛鳧之踪旌垂絳節昭垂簡冊猶云
美談而余以爲淺之乎言孔氏也封公有父以
俠骨自許爲裏里中不食其報王祐槐堂之植
實基於此封公之少也頫首一編仰觀而下獲
正如蘇明允博極羣書沉思深討志在軼轍哉
出爲縣尉風塵折腰無論壯心相左卽如鳧鍾
之備養未遂於生前馬鬣之疏榮又沉於身後
怒然有餘恫焉若身有三旌之錫父無半通之

綸子之施及於身者彌厚則身之抱歉于親者
彌長耳　國家令甲三品而上封廕祖祖以孫
貴父之父又以父遞貴不徒伸貽謀之報兼以
推罔極之慕　聖主俯恤人情若此今孔詹事
陳情一疏祇以惜頹年娛暮景楮墨之外若有
所茹而不盡吐葢成父志者不欲居之以爲名
又孝子之極思也昔唐太宗觀釋菜于太學爾
時對御横經爲孔潁達亦　先聖苗裔而其所
稱引者爲孝經今　國家頒行學宮爲經者五
孝經以寂寥易竟師儒不肆焉詹事與其兄簡
討公緜春秋起家擅常門之學乃其陳說于
至尊之前者洋洋典謨抉大小夏侯之蘊而以
精忱達之上以感動　旒纊下之使橋門觀聽
之士相說以解至其留滯京邸興陟岵之歎一
寢一食未嘗忘孝也或遇讌會郤膏粱不御而
飽伊蒲每月禱于斗母爲封公祈福又嘗出其

封公手書示客言眠食佳適杖履矍鑠則輾然
喜或聞衰徵偶現乞箸小減怦怦春胸焉封公
居恒每自歎其不見用又惜簡討公垂用而不
竟其用千里貽書必以致身匪躬之義相勗蓋
其生平有兩願轗軻于胸中上以酧　主恩下
則榮被所親耳詹事之報　君也駸駸乎政地
漸近矣匡衡解頤桓榮稽古俱不足道卽如程
正叔范淳甫抗師儒之尊盡沃心之益猶其細

者若夫顯揚之孝推恩王父使太公數十年菟
結之懷一旦而酧之其爲援神契鈎命訣豈徒
效爾家憲公以箋註詔來學而以對颺動人主
哉　綸綍既賁草堂生色扶掖鳩杖以拜　命
干門而俟喜可知者固在此不在彼微希孟孰
與發其覆也

南大光祿毛具翁榮封三代序

出處之際難言哉士大夫不幸當妖魅煽虐乾

坤穢濁縱不至與亂同事而無心致之未必有
心避之一濡忍間不覺褰裳而就矣此七尺昇
墜之途亦百代誹譽之林可容蘧嗜婞阿哉自
古宦寺之骫㯳於節甫鈎黨之慘烈於俊及乙
丑丙寅之際若巧手相摹胎同一轍具茨先生
口不掛品題月旦身不逐標榜清流獨其生平
所折節而依歸者爲御史大夫吉水鄒公在里
中以椒蘭訂絲蘿者則周景文氏鄒公一世麐
鳳而祲鞏之辱不免於葢棺之後景文嚴冷持
躬寬平馭世固將力掃町疃還之如砥偶以氣
誼所激至於身碎榜笞魂遊貫索先生緣此一
事愴懷特甚每對所知怒焉愁歎至若逢憐搶
地之寃靜想呼天之痛宛如棘刺嬰軀蝎蛇入
腑恨不能身代而付之無可奈何惟捍禦劻勷
口瘏手胥以免於覆巢破卵之憂而塗豕懷疑
風鶴屢警又爲不敏及吾渭陽慮矣是時先生

以廷尉家居身名俱泰貽書勸駕者旁午於道
卽不敏亦嘗寓諷曰不西行大禍不解非異人
任也先生笑曰此賈彪能之吾不能也且今天
下安得有竇武霍諝共爲申理乎惟有卧徵書
寢朝命蕙帶蓉裳共老於藪澤之畔以謝諸君
子庶免威明之恥耳已從廷尉遷南光祿所職
者摘江雛沚蘭薦
高帝之寢廟優閑豐鎬與世局風馬牛方以吏隱
爲遊戲圖澄視索虜若海鷗浮沉潛見之間亦
明哲保身之道而先生猶徘徊不出曰待時清
也計先生自宅太公憂婆娑家食者盈十年至
丁卯秋

新天子卽位晴曦乍昇霧雰迅掃先生廼幡然鼓
石城之棹旣抵任得以 覃慶贈祖父如其官
牛眠馬鬣赫然改觀嫺婭中表之戚暨執友故
人爭扑手歌呼謂光華賁泉壤而余謂光華又

不在今日也當先生偃息蓧軸廷尉之門幾如
翟公兩世松楸不聞紫泥相耀嫌於淪寂矣正
幸其淪寂也穢朝之餌垂綸不顧故使封樹益
其清芬原草蒙其芳潔以
顯皇帝所厚培而拔置法庭侍從之班者今猶精
白廼心以奉　聖明而無刑餘腥羶之氣有待
於三薰三沐是能儲其身爲　興王資也試問
此兩三年間朝而郎吏夕而孤卿爛羊之頭從
貂尾而進者豈不榮其祖父一轉眄間燈殘焰
冷雖有玉匣珠襦豐碑峻碣凡牧童樵豎過而
溺其上家中將朽之骨恨其子若孫不爲清白
一有衣而以餘氛及我　天語煌煌如綸如綍
或得之而辱或得之而榮或伸之而抑或抑之
而伸顛倒循環飛塵細雨可勝道哉自古顯揚
之說亦能誤人凡榮身保妻子不計其名之不
可居者爭以此解嘲而其顯揚也詘集廼滋甚

如毛先生除目屢降檄書交迫而念及善類之
禍輒不禁慘頼仰體先人之志亦必不以一
封誥而忍負吉水吳門兩君子意念決矣夫人
世間慘頼之況有迫而受之無它岐可免者吾
儕是也有紆廻以從之閉亨衢枳足不前卽不
敢賈禍亦不敢就福者毛先生是也今水落石
出之候公道昭灼留都一清卿於先生爲發軔
卽 天光下被及於三世其猶始基哉有識者
當賀先生于家食時聞其祖若父皆賢者含笑
九京亦不在今而在昔也

崇明熊明府魚翁 覃恩褒封序

吳地濱海崇明尤在海島中葢溟渤間一浮嶼
也，編戶祕隸濰楊後改隸蘇其幅員當它邑五
之一賦稅三之一民多占族望自雄享魚鹽之
利風氣近橫不甚都雅葭葦荇嘯聚揚颿來往莫
能空其窟穴令是邑者持手版謁諸大吏操舟

艋出沒洪濤駭浪雖陽侯避路黿鼉翼衛終不
能無少戒心以故釋褐著仕者多避不欲居而
屬之公車不得志之客其人多頹陽崦景骫骳
脂靡沾餘膏自潤寡精明強作之氣盜賊蜎結
奸不問洲渚淤沙乍墳乍圮膏腴斥滷陵谷變
遷黠者占而隱椎者代而輸里師猾胥行私罔
上鳧爲鳧鹿爲馬以蚜蠓其民而沐猴其官亦
不問以故肥者日肥羸者愈羸闔境内外如梦
絲之不可理而韌革之不可以剸決其來舊矣
金谿熊公以文章妙天下凡讀其文者如相接
于虚皇孔中形就神和爭額手而籲安得兹人
照臨吾土廼天下之劇邑不能得而海邦下邑
得之睹除目興歎者擬于邯鄲才人下嫁厮養
而公獨逌然適也謂吾試爲製錦者而以千尺
氷紈試何如取青裙白袷聊級緝之女子學爲

婦養舅姑縫衣裳何選擇之有且所謂青裙白
袷亦既久不治浸假而爲百結之鶉衣與蒙茸
之狐裘且不敢憚龜手容可付之婢妾而雍頌
養驕於是日夜厲精問其痾痛而尉治之問其
疥癬而爬搔之翳吾明者抉之簣吾聰者埜之
未踰年邑已大治餘皇不呼桴鼓不驚鼜一二
渠魁遂有賣刀買犢之風矣槃瀕海爲堤亘若
長虹田疇相望桑麻被野鄉者澤國遺黎常托
于魚龍之宮旦夕莫必其命乃今而化爲樂郊
聯袂而歌來暮者雅不欲以虞芮之質煩我神
君寅緣訟諜弄刀筆而博擊帶與張參戟手思
佐兩家之鬬者術窮于無所試不得不退而耕
于野公以其鳴琴飲醇餘暇徘徊芹宮之側新
其檻擁益其丹堊召名其貧不能家者饘于是粥
于是又遴其菁菁之譽髦而提命之董成之曰
爾獨非吳人士乎策名天府者七邑頊背相望

爾曹庸無豔心焉且文翁治蜀而相如楊雄之
屬相繼起是亦不穀之責於是兩三年間學操
觚者蓁蓁不變焉文學施生政模輩感公之覆
露而生成之也因　單慶大典榮迨所生而問
言于余又因大中丞李公欲借公爲劇邑重行
旦暮趨裝而諸生輩又皇皇焉如黃口之去其
慈媼余諗之曰若輩闔戶而受書知依若父師
耳烏知　朝家事日者　聖天子闢法宮延見

閣部重臣首以久任循良無數數更調爲安民
第一義則它邑之欲得我公也恐來蘇之望杳
矣它邑禱祠而求得公爾之邑禱祠而求無失
公　帝曰咨海邦賚爾良牧從其無失者是爾
邑之幸它邑之不幸也然叅之數與事亦非偶
然它邑有翫寇亦時有振刷即以公居之不過
興除補拯使壁壘變色而已若此邑也則以承
平之久猶沿草昧之象箠篥啓山非久道何以

成化輟公而去也又將輟此邑而雜處於魚龍之宮欲其俗被物采士齒清流風之漸也其何日之有夫吳會固溟渤大國也柰何不慤留一使君以開此邑之僻陋公能始終治化此邑者其功如蠶叢魚鳧之開蜀又豈獨文翁然爾則何以報使君與　聖天子之留我使君者其亟廣愷悌萬年之章以爲使君壽而并爲　天子壽

嘉興司李谷翁姚年丈考績序

人生抱負陰陽形氣之用龐然雜出而耳目最靈耳目者通天明察地紀八風以疏萬彙以晰使心君晏然寂處而動容旁睨侔於造化疑於鬼神非耳目孰靈之　天子置臺諫之臣以匡旒蔽所弗逮號曰耳目建牙開府與持斧使者身爲　天子耳目本欲謇吏治問民疾苦搜其蝨蠆而剔剪之拊其疢痾而敬抑搔之而體貌

崇嚴所需于耳目愈亟則耳目之用愈遠不得
已就有司中眡其下與民瘼親謳唫籲呼不隔
于簾幙上而與郡邑子大夫或肩隨或手携其
芳羶愿黠尺璧寸瑕文木其外而梏蠹其中者
得一一并別之其人又方從制科起家新泉不
滓滓鍔不絻終不能使嫫爲嫱鴟爲鳳而耳目
之用且轉而導之於口與手則李官之權洵重
矣余同榜後先謁選稱郡法曹者不下數十人
嶺南姚生金氏得澍之嘉興嘉興澍西劇郡號
不易理而公以愷悌長者驟而司彈擊糾摘之
任人或難之迺余從長安歸公之理郡已二年
而政聲大起吳門與檇李擊柝相聞頌公者不
去口如胥隸上下舞文挾片楮爲鼠穿而狠噬
者必痛繩亡貲如民有冤抑搶頭莫愬縱不死
市曹亦且死箠楚死猶扞公廉得其實而浣濯
之凡荏苒所株連暨以微隙麗辟者皆下比鬼

新白粲平反爲一時最又淛西有妄男子瞋目
語難馴至揭竿數郡騷然縱之是爲　國養癰
急之則批根傷實非安靖意也調劑于競綵寬
猛以息詢詢而民亡驚擾公之力居多然數者
猶有司治獄事耳公所較歷轄七邑而受大僚指有
所綜覈間亦採輿人之誦組繪循良甲乙以備
薦剡而稽詷一二最不職佐枉後惠文凡出公
手口與公所預聞蔑不俯從民志旁愜清論者

李官任大寮耳目一指眄間即　天子耳目也
彼臨其上者亦且寄之聽以闚其虛牖寄之眡
以測其氷鑑又於不茹不吐不疢不惕使耳目
之用畢輸于手口者以識其立朝之手稜而公
倩是矣今理郡奏最華選匪遠無論臺諫素號
耳目即處銓衡之地而闢門籲俊亦與四目四
聰相表裏夫世之泰也百爾在位交輸其聰明
以廸王衷而共昭一人之神靈其亂也至於屏

王耳自使其聰亂於蠅簧視眯於突奧盛衰之源皆出乎此公政已成矣行出而王天下事其始終以耳目自任即心膂股肱孰與耳目重哉余嚮者在孔中甫先生素幕之次與公邂逅一揖而識爲古君子去歲陳集生從南來談公甚晰余益知公而公或未知也崇德令鄧君知之乃徵余言爲公賀則鄧君者其人可想見矣此公耳目中人當必有頌聲之入公耳而瑋政之入公目者

長洲葉明府慕翁考最榮封序

巳未南宮之雋剖符竹而出者不下百餘人同安葉公以是年六月謁選得長洲迄今五年所即　內召有恒期公且溢於格矣廼始得報最受事在諸兄弟後何說也夫長洲外號殷繁寔疲敝虛耗邑也屬邑麗郡治者吳邑差陋而土肥饒富民操計然箑滿籯

紊紊其人易於輸將不煩筆扑而倉囷告實挾
朱提以充惟正者礙相續葢水土演民力足辦
也長洲賦額視吳邑修矣瀰瀰澤國圩菜阻塞
水不得泄多瀦爲巨浸不必如近歲商羊肆虐
凡葑溪以南折而東北接壤虞山鹿城者皆波
臣之區則皆長洲地也惟沃者不勝瘠於是奸
民猾胥黠緣上下且隱沃而稱瘠漿酒藿肉之
家與藜糝不饜者各戟手不輸一緡錢余猶憶
十餘年前長令不避慘礉三木桁楊相望於道
賦用是登而元氣亦稍銷創公既泣挈睹斯民彫
瘵可矜謂貧民者吾病子也其黠而詭免者吾
驕悍子也身爲家督而喑嗚威繩其悍子之
謬托於病者烏知眞病者不先受檟楚乎即道
州之考寧甘之於是司農簡天下歲計盈縮而
滯公報最者餘一年先是兩朝覃慶凡循吏
登薦牘者得徼封典如廷臣金泥煌煌亦

既錫公矣而公以續祧之子移贈所生至今日
公始得稱郎官儷公者得稱孺人夫褒封遲與
速等且微召有期不因報最淹何必反覆追論
獨不思公之在長洲何如哉歲賦四十餘萬積
羡頗不薄二百年相循陋政至公頓洗蒲鞭之
罰不責贖刑邮墟老翁扶杖而過邑門者咄咄
詫歎即吾輩明習掌故屈指所知上下幾十年
自樊崖山玉衡而外得公爲二耳蔑論長洲日

就敝耗即不敝耗而財賦自廣公不私一羡詘
謀自煩公不取一緩以至機杼自美公不沾一
絲貨物自牧公不愛一琛青衫革帶蒙茸了鳥
時往來于荒坵僻落中較田疇之坎阜詢歲事
之登歉容有入公衙齋視孺人病者牀頭三四
敝籠瓦燈布褌而已若其宅心愷悌軫恤民隱
凡豪右及薦紳家與細民鬬鼠雀者寧抑豪右
或婉曲以平薦紳之氣而不忍糜爛細民此其

意得之海忠介而忠介銳用之故偏至而滋競
公嫉調之故造適而引恬人謂公登高第司民
社五年其所涖又極繁華地不知皆寄名耳雖
登第而約已實一寒士雖司民社而平易近民
實嗇夫三老甚則家人父子雖涖繁華而嚙荼
自甘實同斗大山城有令如此而斯民所以報
者遠之則惟有桐鄉百世之廟祀近之則爲謚
唫爲頌禱以旁皇流美於天地國家所以報

者大之則要津華秩置一人于羣倫之上以爲
天下風次之則璽書褒美天語諄復勞苦
而嘉勸之使其遵前嫩而收後效廼公之考最
獨如此其晚也至問其所以遲滯者正不忍以
萬民之血髓易吾一人一家之綸綍嗟乎其後
天下而奏績者此其績居然爲天下第一何忝
哉昔光武賜卓茂詔曰茂束身自修名冠天下
隨擢太傅封褒德侯唐宣宗問樵人知李行言

爲政書其名帖殿柱上一轉官遂賜金紫公之
素節豈徒如子康在清濁間詭唫頌禱又不獨
樵青也明歲春王 天子坐明堂延見天下長
吏而王爵者方重激揚之令不知何以報公余
史臣珥筆而待書焉

長洲韓明府鵬翁考績序 代作

今海内稱劇邑必首長洲豈非謂其錢穀繁多
訊讞如山積重以承事之煩將迎之擾哉夫吳

會號稱財賦地以長洲視他邑猶伯仲耳晨興
投牒公府者肩相摩然其民孱懦易以法繩也
二千石日臨其上復以開府重臣彈壓之和顏
色而奉進止若王嫗之於嚴姑豸繡使者揆柱
後法日伺其短長可不爲煩然視夫省會之下
左藩而右臬者有間矣乘傳貴客稍不厭其意
鞭撻亭長而色移於主人可不謂擾然以視夫
大江而北蹙蹙青衫而謁拜於碧油畫舸之旁

者抑又間矣則何以劇首長洲葢此數者各分其一而長洲寔兼有之分其一而文弱書生對之頭岑岑不能舉兼有之其支離鞅掌未知所稅駕矣造士之秀甫釋褐而謁選人則授以專城佩以墨綬不復知周官論定之意而繁簡鉅細漫無所取衷故或長巒屈於短轅而鉛刀困於錯節其能使才地兩宜而無章甫適越之歎者惟有更調之法平州韓公以高第起家試爲由拳令由拳乃新造邑其名隸版籍而身爲雲閒海上之人者不可勝計入其城蕭條荒楚無衣冠大國之風以韓公之才治由拳嗟咄間百事俱辦日未晡而烏啼吏散可高枕卧矣當事者廉公才不欲以由拳淹公則徙之長洲宰長洲者十餘年來若莆田若桃源若東莞若山陰皆雅負幹局聲而公一至則幹聲遠出諸公上星披電燭庭無滯囚坐堂皇決一事輒播聞於

窮村僻落東西數百里之外相駭以爲神君甚
則好事者取古循良遺績暨稗官野乘所載平
反獄情奇巧可述者以傳會公之寔政而人蔑
不信也吳中大稔之後而司農之督逋甚於星
火公固不諱言催科以市細民驩然寓寬於嚴
旋又劑嚴爲寬政不拙而心庚獨勞矣均役之
事起公奉行最先一時未譽者不能無反唇然
長洲役法弊甚民田不能當官田之三小民日
憂頻尾而百尺之條寸莖蔭之有餘甚有陰漁
其利而佯卯翼之此何可不搜剔也剖癰疽者
第當善其刀匕若擁衛之而待其自潰亦豈臣
室利哉方茲羊膓滿目狡窟多方而公獨墨墨
焉穆穆焉收其精神於簿牒爰比之中在令言
令居官營官以其餘暇引見諸文學談說經義
品第秩文而已能兼劇邑之所兼而不兼其所
不必兼神以此綦閑氣以此綦厚養以此綦容

他日柄用中朝濟世殆可兩無媿乎
今三載奏最矣均馬力而和馬心嗣茲以往優
游乎輕車熟路之中矣士民之惓欵戀公者謂
公必久此毋遷而善禱者亦當事者不以
長洲淹公也猶之乎不以由拳淹也必驟遷又
當美遷而余所諗於公則請以長洲爲天下之
案長洲固劇邑以視方寓猶殫殚矣苦長洲者
則謂錢穀繁而少府金錢何啻百倍於此輦而
入不知所歸輦而出不知所繼此國家之令脈
而憂時者之所嵩目疢志也承事之煩與將迎
之擾不曰物情之難調虐廟廷之上人各有口
遂令國是如沸羹或攀鱗而把臂或得兎則操
戈不有持平中立者何以挫其銳漁其羣哉國
家猝有大事則臺諫削牘以請曹郎而上各守
其職業以奉主者一不當而大決所犯傷人必
多豈獨一訊讞之爲兢兢余聞之長老謂筮仕

難於一令令而稱天下事不足辦此言良謬夫
以棨硎之才籠劉仇而架卓魯豈曰無之旋蹵
華膴而中路困踣者可勝道哉沈憲令山陰孔
珪語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張楚金作令略
無留事一時號爲神宰而兩君他日功名俱不
迨治縣時才如公余固以濟世而持世相期者
則願公益淵塞而心砻礪而節紮積而問學蔚
然爲當代名公卿毋使秉史筆者詹詹以循良
見收則公之德澤且衣被天下豈獨長洲

又代作

蓋余嘗佐銓政所衡量天下士大夫後先數百
輩而知才之難也夫非生才難也蓋漸磨使然
高皇帝制爲功令三載取士經術與世務相參而
行之日久喦以經術重厥所重者又不過闚書
倉之盈溢誇筆花之爛熳其於鄒魯用世之脉
無當也世有高才生主者爭思購之而要以嫻

於經義下筆能文章則才耳驟而試之訊牒不知所謂刀筆驟而試之錢穀不知所謂箕斂傷哉其以文人學士之才而責之治才也而天之鍾異才也不然智無師傳學非人授朝釋褐夕拜官旦日而游於盤根錯節之途恢恢其有餘地譬之新婦三日洗手而作羹湯姑嬋在上妯娌在旁臧獲在下或詒之左或牽之右或瞪目視連手笑而面頼然而心怦然而耳目手足之用樊然而劑者適宜嚮者悅口是謂婦才而吏才猶是選人之格凡甲第起家者令最後最夥亦最難而長洲煩劇幾於海內無兩也尤難之難平州韓公從青溪調長洲聿稱厥職期年而士民安之今臺使者合兩邑治績以最牘上矣人謂公才易青溪治以青溪練長洲故長洲治而實非也才而小所泚無非大者才而大則所泚又無非小者以青溪視長洲財賦不

十之一鞠斷不七之一應酌交錯不五之一去
青溪而長洲又有不賴然怦然而耳目手足相
爲樊然者哉而公不爾也余聞之海虞顧奉常
公少而以才名噪於漁陽北平間所謂筆花燁
而書倉溢者公固饒爲之一行作吏則以錢穀
訊諜之事投於文人學士之心如燈取影而波
取紋蔑不具也泥首洗足囊三木而曳銀鐺其
事日以數十計其人日以數百計令長洲者又
非能窮日夕之力以治爰書也拖青而腰革躃
躃於交戟之門與昌亭胥臺之畔日去其強半
而公一巖鼓坐堂皇手批口決如電掣如雲流
如牛渚燃而秦臺斷蓋漏不數剡積案一空搖
手呼神父者充塞四衢矣是爲趙京兆尹扶風
之才轉倉厥以輸塞下皆吳之粟麟趾裹騶鎔
精鏤而實尚方皆吳之財而長洲首邑也歲不
登菜色者將薤於道而桁楊箠楚隨其後負在

官比幸有秋遺殘而利寡婦矣而惟正不供負
在下且夫鶉衣鼓食鵠面而鳩形可原耳豪右
何辭平頭黃衫奴又何辭公緬之弗貸也濁河
清濟之間舳艫啣尾而長洲先卽少府金錢以
漸登額矣是爲劉轉運之才當路者庚爲征徭
之法郡縣猶持兩端公曰是無兩端也便巨室
則不便細民今便細民正以便巨室耳不有帶
礪盟公卿氓隸反掌間且大而憂天下者不爲

份榆桑梓憂而沾沾子若孫乎一時蔑以難也
是謂問南陽折湖陽之才出望齊而北人病蹇
裳陽侯出沒亦且化膏腴爲汚濘然斂衆爲之
則慮始難也呂刑有贖古頗盍爲舉人肆眚地乎是
役也民忘工作而如砥如矢相望於數十里之
間是爲李氷之才而公猶墨墨顧念循吏不敦
教化者駁也簡盈庭之賡日與猶胥面目相向
而不親師儒不與章縫之彥談說秘文者俗也

於是傷泠璫之不敏而辭宇輯憐蘆粥之難供而義田設念繆侍御陸黃門之科名寥寥於百年之中也力請於臺司以完周中丞未竟之緒而文星閣從此鼎新始而下車論士所得若而人繼而賓興選士所得若而人鶺軒之使有所委較又得若而人玄鑑在心不切切於西都東國之論而要之琅玕之美鉅細兼收婺女之精洪纖畢耀矣是爲吳河南文蜀郡之才葢余屏

服田間所聞於二三同志如此乃邑之博士共君某君有所介而請而首以加惠黌序薪櫝造士爲公德不知此公之剩才也顧以此而見公才不可以此而見其才之有餘則可葢長洲之征調煩而令長洲者之鞅掌極矣帑未必有餘金日未必有餘暇而輸之奐之館之粲之頡之頏之直是公有餘才耳精靡於訊諜神繫於錢穀而身從學士文人中來者轉而爲學士文人

通後先之一脉雖曰剩才非長才其何剩也今
天下漸春春多事所貴者正不在琴而不根之
議論與競而不綵之客氣而在於任事之人輩
轂不乏神叢衣冠浸爲盜夸何以詰之蠹蝕而
疥曙鼠窟而蟻封日夜以耗　國家之神氣而
莫之問何以清之如虎如羊强不可使而驅蹇
駘以代乘鞭狐狸以張威不平甚焉何以平之
一方有事則騷動寓内而事又未必救寧也此

不獨宣房瓠子之間軍興與興土木類然矣何以
區畫之得公等數十輩分行天下庶所不濟即
不可多得而有無師之智不授之學如公一人
者肩之恢恢有餘地矣事已康民已阜而後散
以禮樂風以詩書高議於石渠虎觀之上使褒
衣博帶者靡然從風則文景不足跨而先朝

孝之又隆可再覩也此余稔知夫真才之難而於

公不能不三致意也抑余讀宋史而於長洲之循良得二人焉王元之愷悌君子其字民之苦心見於長洲記中攬其文使人辛楚至出吏部告身質豪賈得萬七千市粟代輸謳吟載道太宗聞而嘉之特召館職至有文犀腰帶之賜常安民精敏絶世其治多便宜行不拘文法而事輒有功有負坊責者縱令自便部使者愕立不敢發聲安民曰但使異時輸入羨溢請不敢以考上後果首他邑報最復以蘇長公論爲超擢異等此長洲之故事而報成者遑遑資爲美談量諸博士所稔知也二百年來寂寂於此矣歸其掃而學宮宜俎宜豆者於王常兩賢之旁以爲韓公他日之桐鄉并書以爲考績序

蔣公鳴司教石埭序

公鳴才士也癸丑之役文出而傳誦京都吾黨更相揣摩謂大堤官柳之傍有拖羅襴執手板

將鬚而自喜者必公鳴矣亡何榜下呼公鳴名
以問人人弗省也越一日而公鳴來皂衫朝靴
又宛然一新貴人余訝而迎之子售耶何用是
結束也否者必得乙榜以公鳴才而得乙榜便
當戟手春明門唾而走不介馬而馳猶蹩躠而
長安道上待命於禮部拱聽椽史呼名如　丹
陛臚傳聲何居公鳴才士也而苦貧得非涎流
首蓿乎公鳴笑而頷之於是姚子迺申言曰自

古志士善貧才士亦善貧志士者可以涸死可
以楛腹死而斗水不需鷄鶩之糧不爭而食也
若夫才士則遐翔濶步豪舉自雄家非五陵之
俠而有其骨身非六博之客而有其膽心孔中
無三聚三散之術而有其願一飲則倒瀉千鴟
一揮則傾輸萬斛餘瀋淋漓殘膏賸落徃徃泚
紅裙而耽翠黛至於床頭欲盡黵然氣銷上不
能應燕市之求下不能奏長門之技買山處士

未遇襄陽郤米胡奴誰爲仁祖則婆娑一官以
沾微祿亦其所也又何疑於公鳴哉雖然公鳴
從此仕矣仕也而士之長也盛苜蓿以充五色
之膓即不苦饑不苦欬逆乎瑤箏錦瑟之緣斷
而坐卧雅樂之間亦有絲竹之聞否耶進則磬
折於上官而踧踖如也退則對其才子弟必曰
某也文學吾揚之某也德行吾升之雍頌而散
言不及方以外達人視之徽纆哉而其仰讀

卧碑與學使者之功令惟慇奉不虔以爲師模
玷安得以昔日之公鳴挾春明會業而驕世人
之篇

鬱玉集卷之五 終

仲百

底地